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JUN 6 1940

5

3195/2621.83

信豐縣志

續編分附各門

信豐縣志卷十三

藝文志二

記 建立之附

哈佛大學漢和圖書館珍藏印

記

古篤魯丁 蒙古人 蘄州路達魯花赤

信豐建學記

信豐額之支邑舊有廟學在邑之東偏其地湫隘創建始末不可考大德三禩鄭人李公杲來尹撤而新之至戊申春燬繼之者邈乎無以議為也春秋掃地設主而祭越某年乙卯呂宰天倪與監邑不花主簿張信增廣舊基取木于官山勸金子富室乃成今學邇來三十有二年矣丁亥十月又燬講

堂東廡之半儀門西廡禮殿皆蹂踐殘缺及銅錫竹木之器俱為煨燼僅得廢銅一百餘觔戊子夏四月令尹崔侯到邑考其致燬之由夫其所儼之室悉完故地越十月講堂東廡儀門西廡禮殿修理俱成彩聖像造禮器黝聖丹漆五月之間煥然一新時余留郡城崔侯馳書請記予為學校庠序之談自三代至于今有民社者莫之敢後誠以國之所圖治者繫于人才而人才之所自出者繫于士學也夫上俾為學者於是學焉厚之也上之厚之者如此士之自厚者為何如耶故居學而不為學自棄也為學而不知所以為學自悞也學如之何必也見乎廟則動仰瞻鑽忽之思入乎學則以師弟

之問答如已之親炙正心誠意明乎尊君事上之道孝親敬敬長之禮與夫謹信愛衆親仁之方有餘力而學文是則學之實斯學者之所以學也乃若尋行數墨口誦手鈔誇記覽術辭章以釣名丁祿豈國家作養之意哉學者思而勉之於心有得於時有用方無愧于為學也信豐雖小邑自昔多良士繼自今士之為學當造乎實勿驚乎虛慎思而篤行之則人人有士君子之行庶乎教養之美漸于遐邇而悉為禮義之區不其偉歟令尹崔侯名思孝字奉先古莒人

胡儼字若思南昌人國子監祭酒願菴集

重修譙樓記

信豐縣譙樓始自元至正戊子邑宰崔思孝偕耆宿曹文俊
董創建年久傾圮今令建德謝洙重修之聳然起一邑之瞻
仰新田巡檢崇明顧宗敘觀其壯觀告于令曰斯樓成功不
易苟無文字載之何以示後乃寓書于鄉人南昌學訓邵汝
能來徵記樓之制廣七間高三十尺始事于正統丁巳三月
十七日訖工於本年八月初八日凡材木匠石之費皆令之
俸積也樓成前臨南山後峙浮屠碧桃之水繞其東九日之
崗盤其西規模傑特簷阿翬飛丹碧照映于溪山之間起積
廢于一新誠可紀矣夫譙望也一曰樓之別稱譙樓為門上
為高樓以望故美麗之樓為麗譙世傳是樓魏武所造畫角

三弄乃曹子建所誤所以警人於昏曉之間使之感悟而有
所懲創至唐節度使薛平日賜霞旌霞節行則建節立大纛入
境州縣立節于樓迎以鼓角今郡縣有樓或置鼓角不過旦
暮興息之候耳又嘗聞李衛公軍城及野營日出沒時鼓于
樓凡三百三十為一通鼓音止角音動角音十二聲為一疊
三角三鼓而昏明畢角音十數與子建實符今信豐之重建
斯樓也於以出治教於以集吏民於以書雲物皆有關於政
事豈徒然哉若夫時和歲豐民物康阜令與賓僚登斯樓覽
觀山水從容宴樂以咏歌聖化慶幸遭逢于太平之世不誠
盛歟是為記

吳節

國子監祭酒

重修儒學碑記

聖人有大造于天下舉世知之莫得而盡名焉以人道言之則道莫盛于堯舜也賴吾聖人祖述之而後百王有所宗法莫備於文武也賴吾聖人憲章之而後萬世有所本是則聖人之功實超於前聖矣以天道言之則代明無已者日月也而聖人之至誠有以同其運極而至於天至高地至厚也而聖人之至誠有以配之焉是則聖人之德又參乎造化矣此其所以窮天地邁百王亘萬古通祀而無間也歟信豈爲章貢望邑其東南有先聖廟學舊矣志在宋景德中邑宰方恬所建元至大乙卯邑宰呂天倪主簿張信重修至正丁亥又火戊子邑宰崔思孝鼎新國朝屢下明詔作興學校爲邑者迫于吏事莫之或承是以棟瓦日入撓腐艱于支撐正統間學諭林同偕司訓張鐸顧英謁義官黃綸而謀之綸慨然首捐白金五百金爲興構費適大尹駱子麟來知縣事以興學自任命工四出誅材輦石集于邑中撤去舊宇鼎建大成殿五間比舊加崇一丈有奇凡三文一尺深濶惟稱經始于景泰甲戌冬十月訖工于乙亥秋九月殿成邑父老人士相與來觀見其金碧輝耀石甃明潔聚首嘆羨以爲得前未曾有立石以紀成績子麟遂以書遣耆老謝仲禮來徵文節

謂時有所遇事有所遭苟非其人則仍因廢弛者多矣今信
豐聖殿圯毀越有歲年而邑有賢令以作興爲任又有義官
捐施貲費以成厥美所以期歲間而廟學一新邑中改觀豈
非盛事也歟請效史克之頌泮宮作詩以述之其詞曰相古
之初民生顛蒙列聖既作漸啓其衷迨于中古篤生玄聖溫
良恭儉窮理盡性憲章祖述功高帝王孰準二儀孰配陰陽
功德之隆古今罕並凡共知聞敢不崇敬隆隆信豐夙有學
宮歲久而圯不稱祀供賢令聿來首興作育邑有義官欣捐
貲索乃鳩工力畚土市材曾幾何時新廟巍巍高明爽塏未
幾茲邦邑人流觀仰止宮墻有偉青衿于于來集載欽聖靈
誠歌聖德功崇業廣與日俱新思樂不替庶光斯文

重修明倫堂記

天之道五氣而已矣地之道五土而已矣人之道五倫而已
矣蓋天非五氣無以妙化育之功地非五土無以遂生成之
理人非五倫又何以驗秉彝之正性者哉此聖賢之道所以
並兩儀而同功參三才而一致者也然則任君師教養之責
者亦惟闡倫理以爲之安道也歟信豐贛之南稱望邑邑之
東南舊有儒學在焉前爲文廟後爲明倫堂左右爲二齋自
宋元以來制度相仍特以歲久風雨侵蝕瓦剝棟撓雖嘗屢
加修葺而未臻完固景泰五年江右僉憲遂安余復按臨是

邑三日謁廟禮畢即退坐講堂列師儒進諸生咨以聖賢之道乘暇遍觀學宮見其湫隘欲為改作於是義官黃綸獨新廟殿所正千戶鄭顯義官施子太郭紹敏邑民李茂中咸願捐資俸為助以新其堂適麻城駱子麟來知縣事首興學校乃殫心力以成厥功規畫則有教諭李清源訓導王昉教進以提其綱經營則有泮生施大經李寬以宣其方作始於甲戌之冬迄乙亥夏而功告成徵記於予予聞孟子曰三代之學皆所以明人倫也然豈惟三代而已耶由禹湯而上為堯舜其所以致雍熙之盛者不越乎五典之外由湯武而下為漢唐為宋元其所以成治道之隆者亦不踰乎五教之中惟

我朝大明麗天列聖維統或宣之以五教之條或示之以五倫之書無非欲天下臣子愛親敬兄忠君弟長相生相養以守人道之大倫而已今信豐得僉憲暨縣尹以作新學政又有文武好義之士以共成盛美不期年而講堂遂成取舊匾明倫之號持書以冠厥中此千載不朽之事也然則青衿濟濟來遊于斯息于斯聽講受業于斯者觀巨扁之巍巍能不思以自勉者乎思之亦惟慎守彝倫之道求無負乎聖賢之訓而已矣請賦落成之詩以為茲邑人士之勗詩曰惟皇棗棗均稟同賦形質既具理亦斯寓秉彝之天曰惟綱常守則吉昧此則荒其綱有三其常有五親義序別各止其所三

代之學不外乎茲舍而弗究草木葩華惟茲講堂前人所址
撤而新之今人之美高薨傑棟輪焉奐焉揭以明倫昭示邑
賢金石可渝道不可離餘力學文庶幾無愧

龍霖邑人進士

重修兩廡戟門齋號碑

唐虞之所以為教也詳其建學也備故上庠下庠東序西序
左學右學東膠虞庠之制度越千古故在當時聖賢登庸贊
輔至化先後比隆而無愧我太祖高皇帝混一宇內法古準
今上至國都下至府州縣莫不有學學皆有定制其制度之
盛媲美唐虞三代故人材輩出足以昭治化而垂休於無窮

也信豐據贛之上游土壤饒洽民庶殷富士類英達為贛之
首稱縣治之東南舊有儒學歷年久遠而頽弗葺景泰甲戌
江右僉憲遂安余公復巡歷茲邑深慨舊學凋弊之久而廢
堂乃義官黃綸輩新之命掌教李公清源司訓王公昉敖公
進典史藍公閏惇勸千戶侯韓傑百戶吳魁義官鄧良義士
劉時雨俞執中修葺兩廡各三間戟門各五間然而歛功未
興之日適麻城駱侯子麟來知縣事革奸弊新庶政首興學
校即謀于三先生曰大成有殿明倫有堂矣戟門兩廡之未
就兩齋號舍垣墉之弗稱邑人無以趨仰而瞻企諸生無以
講道而肄業也其何以興起斯文作新治化乎于是罄乃心

一衆志既完兩廡戟門之美復以禮勸義官甘鼎和義士吳志通馬仲智張綉甫邑民楊濬哲鍾敏建東西兩齋齋之傍各建號房四間共成其事由是規模整飭制度煥然視昔有加誠足以壯觀於一邑矣于焉青衿濟濟瞻仰于門廡則肅然起其嚴恭寅畏之心進退乎齋舍則惕然致其問學自修之力必有以探六經之奧而造聖賢之閫他日擢科甲取青紫登庸廊廟以黼黻皇猷而鋪張聖化未必不由此基之所以然者皆由僉憲余公縣令駱侯與三先生倡誘之功諸賢邑士相成之力是宜勒諸貞石示諸永久焉予蒙恩歸駱侯與三先生謂予宜紀其始末予因紀其事復爲之詞俾諸士友

歌之以樂學之一助云詞曰粵惟聖王開學立師以教以育爰致時熙於皇太祖道遵於學酌古準今巍乎制作贛之名邑曰維信豐地饒才傑秀氣所鍾余公駱侯奉職來蒞用祖學舍曰噫斯獎學有賢師合謀易新惇勸修葺良獲碩人揮金掄材累無吝色經營贊化規模嚴翼經生秀士來遊於茲精于德業待用明時播諸聲歌勒諸貞石于萬斯年庶幾無斁

鍾 權 字良玉號西波吉永豐人咸寧知縣

雙節祠記

爲臣死忠爲子死孝必於是而後可以無愧于君親無愧於

此心無愧於所學而綱常以振世教以明其忠誠義氣可以與日月爭光冰霜爭厲與天地同其久長與往古志士仁人齊芳而媲美可以興起萬世之人心而寒萬世亂臣賊子之膽是一死為小而關係甚大也安成李先生廉字行簡以春秋之學鳴於有元季世魁鄉薦登進士錄事於隆興而後尹於信豐屢擊敗峒獠之入寇者而紅巾賊大至先生勒兵以侍邑人父老請曰賊衆兵寡盍避之先生曰焉有為國保民乃臨難而棄之者乎公服執笏坐堂上號令吏兵以戰親犯賊鋒勇不可敵已而衆潰遂遇害翊日邑人得屍于山谷間容色不變尚書全公憫其忠舉其子敬繼其官將藉是以復

艾讐晝則繕兵夜則枕戈誓不與賊俱生後竟以擊賊死初先生死時江西廉訪使韓準移檄內臺欲為先生請謚且將列先生於吉安路之忠節祠南北道梗竟不得命信豐之人乃立震節祠以祀先生父子先生深於春秋著有春秋諸傳會通及死論者以為不負所學云震節祠後以兵火廢故老淪喪後人無復知有祠亦無復知有先生也成化壬寅太學生信豐俞紳俞溥遊學安成於彼縣志中見先生事憮然曰先生忠於國然死以信豐也安成祀先生而信豐人不祀先生負先生矣會僉憲錢公山行部至贛具言之錢嘉嘆以謂先生忠孝一門父子繼美而俞生追慕先生之節呈舉廢墜

其用心之高所學之正可以槩見遂給郡帑銀五十兩且令有司措置以佐費而復先生之祠庶幾因先生之風以勸方來嗚呼元室陵遲天下郡縣土崩瓦解其間固有食厚祿握重兵而叛其君父者矣先生以一書生守三里之城獨與賊抗卒之與城俱亡而敬以父讐國恥視死如歸其忠肝義膽不惟人能知之而天地鬼神實鑒臨之也余忠宣死安慶高帝褒崇而廟食之先生之死不愧忠宣弗蒙恩典當時未有以其事上耳雖祠廢於昔而復於今天意固不泯先生耶而使之名垂宇宙上以輝映千古之史冊下以激昂萬世之人心也廟貌巍巍英風凜然彼不忠不孝者不愧死入地乎祠矣其舊地今相地得大成殿之左始功于成化乙巳五月訖工於弘治辛亥五月董工本所正千戶李端求文樹石者儒學生戴纘等皆有志扶植綱常者也故系而書之

羅欽忠 泰和人 通政使

去思亭碑記

信豐據贛上游而安遠又據信豐上游與韶惠汀漳犬牙相錯大山長谷深林密箐窮數日足跡不能遍盜賊率倚之爲巢穴信豐逼安遠安遠有事信豐必先受害成化丁未大舉以征石口之盜克憊雖除而餘孽故在也蔓延至于正德程鄉人鍾仕高復糾衆爲亂所在震恐戊辰六月大舉以攻信

豐城中僅僅自守村落燔掠殆遍村落之人知官府不足恃
又自顧力不能抗不復爲固守計往往聞風先遁寢食不安
者踰歲已巳冬江西布政司叅議俞公分守至毅然以討賊
爲已任時因循已久兵餉無宿而公之志不但已也乃悉力
經畫集兵與糧邑人踴躍趨赴公知人心思奮訓練有方得
衆數千部署將吏分布要害尅期以進公單騎直抵安遠計
獲其魁復優待之置之幕下使自效魁感激受命日自獻俘餘黨
悉平安遠遂無事而信豐始得寧厥居矣于是邑之父老乃
呼子弟告之曰往者石口之役徵兵萬餘逗留吾邑且半載
比及進兵賊已奔潰雖幸成事而得不償失嗣後舉事求如

石口又不可得矣而今我俞公之舉民不告勞兵不血刃讐
殄殆盡援吾民于塗炭之中而措之衽席之上我輩子若孫
不敢忘也願公壽考長爲江右岳伯以子惠我衆使有依托
誠幸甚也未幾公有廣東憲副之擢則又相與請令沈侯曰
昔羊祐守襄陽有惠政民爲立碑後人蓋有望之而墮淚者
今俞公之惠我民視羊公殆不多讓今舍我而去我衆願立
碑頌公之德以識不忘惟事非公出久將或廢侯其主之侯
欣然曰公之功德在邑誠如若輩言者宜圖之以昭永久乃
具書因貢士俞慶會試京師請余以文余雅竒公嶺北之績
遂諾之屬未暇也而公被召入大理與予朝夕接因復得其

施設之詳而沈侯復以書來趣遂書以授之俾刻焉以慰邑人之思且以告諸來者公名諫字良佐浙之桐廬人庚戌進士歷官中外皆有聲今以都憲治水南畿名位所至殆未可量沈侯名浩湖廣安陸人爲政能從民所欲率類此詞曰鑿嶺之北厥州曰虔地遠民囂自昔則然信豐爲邑安遠接壤山深林密連絡廣閩皇明撫御生齒則繁不逞之輩蘖芽其間剽掠村寨攻屠城邑根蟠蔓延久而未戢上下相蒙視爲故常俞公之來我武載揚稂莠不薶嘉禾奚植我衆不安我遑自逸乃徵師旅乃嶮與糧匪伊則恃惟計之良單騎徂征元惡就縛釋而鼎誅盡收餘孽惡羽毒翼一朝剪除昔日榛棘今也坦途里門夜開人人安堵白叟黃童歡聲鼓舞頌公壽考名位日新永奠江右以綏我民公不我留奪之廣臬我之恩公爲其有輟邑侯立石以慰去思將有來者視茲刻詞

歐陽鵬

泰和人庶吉士

新修嶺北道記

江以西按察分司五道南贛庾嶺之北也故分司稱嶺北道道之治在屬縣皆有建而信豐獨以盜擾弗葺且隘弘治初元朝廷勅按察司副使滇南張公來守備且領道事公以威德覃敷吏民畏懷于時縣令倪俊亦始視事思舉百廢乃以建修爲請公曰爾民方加師旅毫髮不可擾其以吾訊因折

楮爲費乃即買地展基市材鳩工不日以完翼然煥然足稱君子之攸躋也時予過焉俛請言以紀乃敢不遜而言曰今之按察古監司也監司繩百職而百職臨軍民軍民不得其所百職之過也百職敢肆監司之過也今朝廷爲民得賢於張公而倪輩善承之上令而下不敢肆民之蒙福何如也尚願斯建千年不朽而凡臨其上者威德如一承其下者常匪懈焉斯軍民之蒙被有已哉是爲之記

通濟浮橋記

周詩言造舟爲梁傳云作舩于水比之而加板於其上以通行者即今之浮橋也然則後世于通濟之處而有浮橋之作者其助於此乎贛信豐桃江水出龍南桃川會境內諸水經縣治之左迤邐以入貢江若橫而渡之則自水以東直通安遠會昌諸縣非特一境之人所往來也屬當濟渡處波流洶湧挽舟爲難縣志載舊有橋圮宋時令倪千里嘗修復之後又圮焉蓋以水勢難常故屢修屢決訖不能爲久遠計也弘治初元浙之歸安倪侯俊廷傑來爲令民始聞其姓卽有復橋之恩既下車見其清慎有爲愛民如子則又謂有是心有是政爲之不難也侯乃屬而告之曰橋所以便民萬一擾民不便矣顧茲土盜殘之後苛矣富人哀此惻獨今必欲爲其節吾餘俸與募富或可也然以石以木率不可以殺水勢

惟浮橋為宜於日 一度其地經紀其費召僧真量主募緣而
出俸米三十石 一以倡召耆民施大有張鏗劉麟甘誠富
義官吳仲修即 一材督工財日以集功日以就為石埠者
兩岬各一為木舟有連亘 二十夾繫以鏢平藉以板遂以弘
治己酉八月初八日落成 乃申明上司歲僉均徭十戶以時
啓閉以防衝激自茲往來 畢通卓馬驟馳如履平地民皆欣
欣然有喜色而聚拜曰始 吾耳聞以思既而目擊以期今則
親享其成將何以祝吾侯 哉惟壽惟福惟多賢嗣侯一謝不
居則又請記述以傳曰庶 幾我民子孫異日知所自侯又麾
使去明年予來訪侯因留 為增修其縣志循例書至浮橋亭
是言余始得錄之以鏡諸 石

一王 臣 吉水人庶子

建學記

今上嗣太平之歷閱四年 于茲法天體道右文興行以風四
方四方士翕然趨向一歸 于正猶惓惓服先聖之祀聿遵祖
考之不訓惟時守臣斌若 德意罔敢或後信豐儒學舊有文
廟宋元遺址也先是守臣 撤而新之會閩寇陷城材礎俱燬
誠可慨焉元年上惻然憫 虞人重罹斯苦乃命江西提刑副
使滇南張璠住飭戎備繼 命分察嶺北公自駐節剔奸剷蠹
興廢舉墜憲度一新貪吏 望風解印綬去閩粵銅鹽之販推

埋盜奪鼓鑄之奸並不得以自逞明年行部至信豐作而曰
尊道必祀為政者之先務敢不祇承休命爰措泉幣傭工節
費葺石掄材采棟樞楣丹雘髹漆之供無乎不具而工師陶
冶之在選者又無乎不精不踰年而落成大成有殿東西有
廡廡後有廊各為三而戟門則間為九總若干楹規模視舊
益加壯麗矣邑庠生俞紳來徵文紀始卒於戲先儒有曰仲
尼之道與王化遠邇今薄海內外悉尊悉崇蓋與天地同一
無極豈特王化之所及哉惟我士人圓冠方履毓山川之秀
生文明之世得遊吾聖人之宮墻朝于斯夕于斯其可不精
思力行以求聖人之道耶聖人之道著于六經昭如日星乃
堯舜禹湯文武之所授受為吾聖人特闡明之為萬世則其
功過數聖人遠矣然亦豈有出於民生日用彛倫之外者哉
後世願治之主輔治之臣雖有絕倫之智高世之資舍此而能
致理者未之有也二三子尚其教於家而忠於國暢皇極而
納太和上不負朝廷榮重之典下不負臺臣作興之意其或
竊取緒餘僥倖利祿則為名教中何如人哉嗚呼其永敬承
之母忘王始于弘治己酉五月九日訖于辛亥五月一日邑
之聚賢董役者其名列于碑

唐 錦提學副使

重修儒學記

正德丙子春三月信豐學宮裁詩書俎豆之區蕩爲飄塵肆
習罔寄絃歌無聲久之莫有任起廢責者明年丁丑秋憲副
楊公廷宜以行部至見而愕焉詰其長吏曰邑朝之望也久
以文獻稱而化源治本顧寂寥若是豈惟缺制抑將何恃而
能邑也且佛老氏之宮爲其徒徃徃醱而就之剽竊吾道以
倖爵祿遂叛焉謂之何哉既而閱公牘得廢地數區公躍然
喜謂興學有具矣亟售諸民取其直凡若干于是僦工鳩材
咄嗟而集甫數月功以成告廟宮既嚴講肄有堂齋廡翼峙
燕私區列制所宜有罔或不備金碧輝映赤白炳煌觀者歆
焉謂所未覩諸生游歌于斯登降奠獻于斯舉欣欣焉如趨

躋孔庭而親挹夫秋陽江漢之盛矣相與樂而幸之然不敢
忘也圖寓報于無窮則來請記予告之曰君子所以感夫人
而思報之者不難于不忘而難于不負昔常哀觀察閩中徒
以文詞爲倡士猶感化魯侯修泮宮國人歌焉矧楊公於茲
學有再造之功耶大書而深刻之以繫邦人無窮之思誠宜
也雖然是所謂不忘也而非不負夫國家設學之意將以興
民心出治道天衷人紀賴以植焉非特以叢設萃屢資諸生
決科干祿而已也楊公興學之意所望於諸生者其有外于
是乎今諸生摠衣鼓篋于其間其必俯而思仰而求明倫而
復性善俗以成化必使不負于國不負于公焉斯爲感之深

而報之善也使弗思名教之重禮義之尊擾擾役役利途是
徒飾枝葉而棄本根遠廬孔孟而歸宿異端學雖興道則廢
焉豈惟不負是謂倍人之德豈惟不忘是謂棄人之功宇宙
雖廣宮墻雖高其何以自容乎為彼而不為此惟擇之而已
予于諸生有一日之義故以示告揚公名璋字廷宜楚之孝
感人公廉有威遇事風生按察嶺北也激揚之餘郡邑廟學
為一新云

周相古水人舉人

科甲題名記

科甲題名古制也明洪武帝稽古定制詔天下三年一大比
明年會試禮部然後賜對大廷而釋褐命官詔工部立石題
名自太學以及郡縣學皆得如制創立名卿碩輔胥此焉出
得人致治之美超唐宋而幾三代者其大端大本良有在也
夫天下推文獻之邦以江西為首贛為郡當江西上游信豐
去贛二百餘里又當贛之上游百五十年來登科入仕代不
乏人中間湮沒無稽者多矣正德甲戌博羅黃侯被命尹茲
土首崇文治公務閒暇輒與諸生講科舉之業暨祖宗所以
建學設科之意凡學宮前此有缺而未舉與舉而未備悉皆
經理一日掌教王君璉輩言於侯曰學宮百廢舉者什九惟
本朝科甲題名未有石刻侯乃喟然嘆曰是奚足以昭前烈

而勵來學哉豪傑之士固無待而興然表章激勸吾有司之責遂謀之寅某捐俸買石題其名氏凡若干人不數日刻工告成虛厥上方命相記之嗚呼侯作興之心至是盡矣余復何言昔文山先生少時入郡謁鄉賢祠拜瞻歐陽諸公想慕其文章道德輒自許曰不俎豆其間非夫也己而先生魁天下秉鈞衡勤王仗義收三百年養士之功識者以為前輩風韻有以感動其平素之言也今是碑既立諸士子來游來歌歲修有餘相與摩挲其下夷考先進奮身用世之績某政事某德行某文章某可為法某可為戒勉激昂有如文山之於歐陽諸公者豈徒竊科名而騰口說耶夫然後上不負君事不負學賢有司鼓舞振作之方亦庶乎不孤矣矧後之視今猶今之視昔百世而下不又有羨慕今日者哉是固黃侯刻石之意以告夫嗣是而興者

郭仕

字正學 順縣人 四川按察副使

歲貢題名記

科貢無二道科設貢與之並行者所以廣進賢之路而濟科之不及也古者命官論秀士之進取惟一途三代衰王政廢士亦隨世以就功名唐宋以來科目雖興然所用非所養所養非所用亦多有之我國家建學育才高出千古其養士也群之於庠序給之以廩庠進之以歲月而不責效于旦暮譬

之養材于山求用才十年之後大者可以棟清廟柱明堂其次亦足爲廣廈以庇天下之寒猗歟休哉然其始也慮夫科有限而不能盡其材也于是有例貢之典焉貢則縣以三歲二人而拔其尤例則拔其尤而間一請行之士由此而興者天子臨軒試之大宗伯升之大學或以科第顯或以銓選通要皆自鄉校中出一時作人之效比迹豐鎬自江西一邦而言或以歲薦而魁天下或以應例而魁京闈文章事業爲國增重貢與例不大有補于科目哉信豐爲縣雖僻在嶺北然山川靈秀人才輩出遊庠序者皆俊偉博雅之士一時膺貢登名仕版者皆有正大光明之業貢亦何負于人哉黃侯來信豐講學行禮百爾諮詢科甲題名既刻石矣後以歲貢立石謀諸劉君浚遂錄其貢士併例貢凡若干人立石題名於學宮之左嗚呼侯世科子也而猶拳拳是舉者無亦以貢之得人猶夫科之得人不取以易而視也後之君子慎毋自諉曰貢而已矣當思國家建學育才之意無愧于江右諸先達而後可焉傳曰有爲者亦若是請以勗諸

劉節 大庾人侍郎

迎恩橋記

迎恩橋者信豐邑城北門曰朝天故一名朝天橋橋邑孔道決于立寔燬于祝融有年矣時詎焉弗暇爲矣力詎焉弗能

為矣勢詘焉弗敢為矣枉設矣淋則朽漲則漂舟濟矣涉而
 市利則奸汎淫而弗利涉則羸病哉歲月玩愒哉孰恫若躬
 哉臬臺林公按部至耆老以病告公廉之實怫然曰民隱哉
 廼擇部吏能者命之計復曰橋故疊石墩樹者四圯二毀二
 堤壘者二頽其一其一尚存也為之哉巨石基之堅木梁之
 削石覆之永圖在茲公曰費若何僉曰斲金三十四斤有奇
 公度曰淫祠嘗撤矣斲地買哉斲直十八贏以贖刑盈哉請
 于督府中丞聶公得允廼以邑令李朝會董之始事丁嘉靖
 乙酉七月石伐焉木斲焉存者飾之頽者補之圯者增之毀
 者作之始基之中梁之終覆之丙戌五月告畢完矣美矣鞏
 而莫矣士怍於校農慶於野商賈耄倪舞于市途咸相謂曰
 我有長幼弗集于庸我有粟帛弗賦於公昔也焚泐今也阜
 陸昔也墊溺今也坦通督府公功邪臬臺公功耶吾莫得而
 知也廼歌口孰深而厲孰淺而揭我徒我興萬世之利孰方
 孰舟孰泳孰游我徒我興萬世之休報成于督府復報成于
 臬臺咸令曰有是哉足以永矣毋棄汝成哉庶勿壞乃告訖
 于劉大夫大夫曰難成者功也時焉力焉勢焉弗詘也為之
 其易也諱同爾矣智同爾矣說道也佚道也中正節也展也
 足以永廼可記

俞 雍 邑人 選貢

重修迎恩橋記

橋在邑治之北嘉靖乙酉成於憲副林公者也越十有三年秋淋漲瀾洶城不圯者四之一橋蕩殆盡邑侯徐公愀然曰城以悍患橋以濟涉重民命也是不可憲憲者首以覽城事宜白之當道城日就緒亟進邑北之民謂之曰辰角見而雨畢則除道天根見而水涸則成梁厥惟時哉顧茲重役之餘如財力何遲之吾將縮費以事事也民出相謂曰侯以民故酌茲執掌吾民獨漫然非也乃收溢財于遠邇得半焉遂聚金斂粟程值召工業且舉始聞之侯侯喜甚捐俸助之材市於山基蓋以石梁橫巨木而比板以覆梁兩翼開以長檻如車收然未三月橋以成告民便之且悉其事以告余欲記之石余考之志舊以木爲杠邑人袁氏始石之宋邑令倪公于皇修之額曰朝天皇明洪武乙卯知縣彭公奉先修之改今名成化初何侯讓正德初沈侯浩兩修之丙子火迄林公之鼎新徐侯之修復凡七興廢其間或因循數十年而始修或修之必經歲年而克就茲役也費集以義而不糜官帑工來諸募而不厯民力圮于秋復于冬事雖承舊功埒創始亦何速哉蓋我侯三載于茲威行而人服情洽而人應體侯佚道使民之心而思疾首感額于我侯未至之先則毅然起欣然集宜是橋之成事半而功並於乙酉之舉矣於戲一橋舉而

言豐縣志

我侯惠民之政吾民終事之義徵焉是宜有記也侯名鑾
直隸溧水人

薛甲字應登江陰人南贛副使

重修明倫堂記

夫人有血氣而形生有知覺而情生有禮義而倫生其形弗
端其情弗和則其倫弗明聖人所憂也而教生教也者所以
明倫而正其形達其情也教必有師於是乎有釋奠之禮釋
奠必有所于是乎有學校之設則夏校殷序周庠由此其選
矣三代盛時無地非學而德行道藝之教行乎鄉閭族黨之
中自井田壞郡縣立而學校廢復古者始即邑居立學而鄉

閭族黨之學一不有則郡縣之學實兼鄉閭族黨之制而
郡縣學之教實盡鄉閭族黨之人其地至廣而其教至重今
有地數百里有戶數萬家而學校不修講誦無所舉其材之
茂異者而棄之豈理也哉信豐在虔之南邑居秀麗生齒繁
衍此予所謂有地百里有戶萬家者也縣雖有學而明倫之
堂圯壞弗植此予所謂學校不修講誦無所舉其茂異而棄
之者也辛丑十一月予按部至邑釋奠學宮大懼教化不立
無以奉揚我國家崇儒造士之典乃召令庀工徒具財用期
以旬月而功告成明年秋再至則輪奐翼然堂廡軒然誦習
有聲登降有階閭閻爲鄒魯如矣獻酬畢事鼓鍾在縣乃進諸

士子而告之曰諸生欲明爾性乎盍觀於此堂矣斯堂也自昔而言謂之廢自今而言謂之修雖耳目異觀然而修者其真體也人之生獨無所謂真體者乎父子親君臣義別於夫婦序且信於長幼朋友非偽爲也或墜而不發發矣而或不中膠訓詁者滯經駑玄妙者離性是棄之也然孩提之童知愛其親而不能使愛他人之親行道之人可饑餓以死而不能嗟來之食此奚從至哉真機之不容已也引而伸之擴其明而充之不猶堂之廢者修故者復乎顧堂作于人有費有勞而任事之人或不能以自力則無以宜民而適變不若性出於我而無待乎外也此其易于斯堂也無算矣難者可爲况易乎在人者可勉况出于己乎是可以知性也於是乎諸士子躍然而從油然而喜謀相與傳其事於石而因署縣事同知張銓教諭羅宏以告予惟勞民勸相者有司之良而擬名思義爾諸生實應有之奚以予言爲也歎其作興之誠與夫好德之秉彛不容泯也爲之記嘉靖癸卯四月既望日

沈 謚 按察司僉事

王陽明先生祠記

嘉靖壬子重陽舟過章江讀易至剝復二卦迺喟然嘆曰是有契于廢興之義也夫是有契于廢興之義也夫何也剝之上九曰碩果不食君子得輿小人剝廬是剝之極而復之機

也復之初九曰不遠復無祇悔元吉是復之始而剝之去也若此天命一定人心靡違莫有挽之而能逆者彼溺焉而不悟徒亡不旋踵已夫垂戒甚烈猶有不辨天人之義而昧從違之旨悲夫客歲辛亥夏余奉命僉江西按察司事冬蒞任越五月行部信豐之墟吾見桃江遶其東旭山盤其西前聳後峙誠贛之上游也舊聞有故提督軍務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陽明夫子祠爰稽圖牒肇自南海洗尹本親炙門墻故有此耳建于尼聖學宮之右令德順人望也已而人之無良塞門去主廢為宴息之所謚謁之不得其門而入咨嗟少許於祠下于時尹胡明迪簿容莊暨合學弟子員請復舊地余揖而進曰天命不可以不從人心不可以不順以此脉彼以今脉昔沮塞者何其輕而恢復者何其勇也明通等頓首曰某等誠有罪也願有以終前人之功謚因命曰基尚復存與棟尚復隆而時詘可舉羸與迺謀諸鄉之大夫士衆謀僉同遂諏日經始尹任益力果月而成一日小峰黃君走書幣乞曰注治下山農也合當請文立石非敢他望但欲垂陽明夫子之澤不朽耳謚因紀曰天命既定孰得而改諸人心既公孰得而易諸况陽明夫子宫在江右最久功在人民最多澤在人心最深學在士夫最著故祠于省於府於縣徃徃而是豈計謀之可得哉抑亦剝復之理使然而天人之心協應爾也

嗚呼夫子之祠存則可見夫子之學見夫子之學則可知夫子之心矣奈後之業夫子之學者門同而戶稍裂宗一而派稍分不得實致其力以盡此知之虛明靈徹而曰夫子之學猶有所未盡是何異于竊隙光以自照而忘太陽之本真借勺水以自潤而忘大壑之淵源哉易曰差之毫釐謬以千里言不可不慎其微也謚于簿書之暇因書此以自儆且以荅小峰黃君之請云

甘士价

重修儒學記

不敏則竊睹明興二百餘年以來嘉惠學宮人文蔚起蓋彬

彬稱盛矣今天下遐方僻壤莫不有學而其間興替之機則繫之郡邑有司夫上振翼則士濯厲上踵陋則士襲故從來然也我信豐爲虔屬邑雖界在山谷而郁然稱文獻其廟學舊在縣治東南隅前此者興修不一而士之奮跡其間蜚聲天路者武相接也迨中運寢微堪輿家遂得執善敗伸其說謂宜購民居增拓厥地闢巽門其前於風氣便歲壬申中丞石塘李公兵臬星池黃公暨郡伯思菴黃公邑侯任菴劉公皆一時留心學政者毅然俯從之以故規制頓覺改觀而士氣日駸駸起即不佞亦得以末技售有司此豈形家使然則作人之化懋也越數年而大成殿及東西廡戟門櫺星門皆

以日久就圯木石者燬磚甃者敗朽墁者隳我士人咸病弗
稱也今年春去任葉松野公謀新之不果會南安郡丞陳玉
琳公至吾邑首謁文廟四顧喟然曰嗟嗟夫焉有聖靈未妥
而敢一日安民上哉是在我第財用告匱而疲民未可以使
奈何乃商之學博及幕屬諸君徇索官帑得梁稅若干緡可
可資厥費以中之當道當道素材公是公請遂以八月吉鳩
工始事越再月而告成凡向之燬者敗者隳者與夫缺漏者
欹斜者靡不撤而新之又爲增其所未備由是煥然完美加
于舊規遠甚諸博彥乃具其事屬不佞士价爲之記士价爲
公之來攝行邑政者也夫攝政者往往視其地如郵耳謂代

者且旦夕至高臥遲之或日晏坐庭中治一二簿書謂吾青
塞矣即民間一切利病且秦越視之違知所謂學校哉公獨
能視邑猶家愛民如子諸如寬役剪奸訂禮易俗市比掩骸
善政彰口碑姑置不論即其以興學校造士爲急務亦于世
吏徑庭矣雖然學校所爲重者有本焉有文焉余聞公以朔
望詣學中未嘗不與諸博士弟子譚說經義究明理學或竟
日不休而又以月親課其藝所品藻無不當士心則知公之
振勵我士人固不在丹堊文致之間也夫聖賢之道本之一
誠而已蘊之則爲實學發之則爲實政無二致也公有意興
起斯文而新其學舍異於所謂高卧龔遷苟且塞責者此皆

公實心實政之爲也我士人之講肄業于斯無亦求端于經術從事于身心性情指歸於仁義道德以求所謂誠求所謂實學者庶幾不負國家建學作人之典公所以修學右文之心斯善矣否則是役也亦文具耳於道何有哉而亦惡在其爲文獻之邦也士价本邑後學竊欲與吾儕共勗之公名應梅莆田人而學博則郭君有春南昌人與士价同舉于鄉郭君振民浙太平人歐陽君靖分宜人咸飭躬彰軌士樂依歸而協謀董役則主簿高君應星宣山人典史謝君璋當塗人以新命嗣公休美知縣事者則慈谿秦獅江君應鸞皆宜書

俞獻可

重修儒學碑記

信豐之學凡再修而功迺底績故東南逼城隅湫隘弗稱形家病之隆慶壬申諸生請於當道乞市民居斥而廣之因開門其前便事下前令而初畫未詳頻作頻易越萬歷丁丑春邑大夫任菴先生劉公至謁廟禮成輒登城顧瞻慨然曰是在我矣初城之六門歲久寢圯累議修之而不得詩至是而六門之圯益甚明年戊寅公始併以修城之議上之三臺暨諸監司若府皆報曰可公于是察形勢較廣表立營表度有司程土物召匠石計徒庸厥既備矣乃以是歲夏五月始事首學宮徙正門以當吉向窒側徑以固風氣平沮洳以即夷

塗繚以短垣表以棹楔已廼及于城樓之庠者升之門之複者塞之棟之橈椽之落者易之甃之陷者堅之警鋪之摧塌者補之黜聖之漫漶者新之越明年己卯春三月而工告訖于是信豐之學嚴正閭豁稱壯嶺北三明如几湖峯如笏衆流如赴群山如衛爭奇競秀舉在目前百年俎豆之地一夕改觀矣邑學博許君超宗黃君燮王君季若進諸生張子庠吳從而告之曰公六事並修而加意文教創所未有完所未備啓闕鳩靈以鼓士氣而使之奮者惠至渥也不有紀勤無以昭茲而信後廼相率而過獻可與談公任事勇而應變速綜理密而運量周其揮霍之才超卓之識有如此者獻可

曰是覩其標未探其本也夫興作之役何邑無之事聞而上有惑志令出而下有譁語此何以故素未立也乃公天性冲泊而學嚴義利之辨自其家食與初諾仕時固以然矣比蒞信豐糾風化鵠即里甲之供億過客之交際民間歲時之享獻一切謝絕以此自愛亦以此愛人其體國愛民之衷懸冰跨雪之守達于上下而信之久矣由是而震撼有所不足動強禦有所不足畏嫌有所不必遠怨有所不必避務所當急政所當舉義以裁之斷以成之何事不可爲何功不可奏獨興作哉諸君輟然曰于蓋知公之深者幸而記之獻可受命退而按狀書曰是役也城之工計倍于學稱修學者從所重

也費出于公帑而民不知力出于市氓而農不知護作之者
幕史羅君三才也公實主之公名一德楚松滋人

曹繼唐 本縣知縣

來星閣碑

天下無不可舉之事亦無不可集之功始而果繼而不倦則
事所以舉而功所以克集也信邑距虔南二百餘許山環水
抱地僻風淳縉紳財賦甲諸邑其來舊矣迄今而視昔稍歎
邑之人憂之遍訪形家僉謂四維方面艮位傾低矧係邑下
流諸于其處築堵以補缺陷且爲之砥柱焉基雖奠於萬歷
癸丑歲而興造未果迄今天子龍飛之五年邑令蔡君雲圃

銳心明作業令沿艮位故址層而累之名曰鍾英塔復于艮
方數里外覓一峯巒陡絕處鼎而築之名曰泗瀾塔將文峯
兩插屹立水面然水之東無高閣臨流互相闕鑰形家未之
備也因是邑人士羣而率水滸尋佳勝果得一高阜突兀踞
然而真位者數丈許其下石盤如蛇龍中伏橫截上流恰與
浮屠之新鼎者對峙詩曰終焉允藏此地是已蔡令遂嘉與
建閣命曰來星未幾而蔡令物故諸工役浩煩尚需後舉矣
余偶署篆茲土一日青衿曹希高李開春等進而謁余曰華
表二峰起自舊令開基豎閣非郡伯孰竟之予笑而應曰邑
事旁午吏治民情尚未綜悉遽及此乎已而廉知衆贊之願

欽也士心之雀踴也風氣攸關允宜速措吾不急而後來者復不幾率此都人士之望乎爰薄捐銖兩為好施倡而一時鴻材赴功者自仲秋興役迄仲冬而功已十就其八無何余有攝府之命諸生因其行也未落成而先記意殷殷夫余奔走于代庖雖未及登臨坐肅其上聞其廣袤百步覆架三疊穹窿壯麗幾如楚之黃鶴岳陽南浦之滕王諸閣齊觀洵乎一時勦之百世垂之者也不數月而功可告竣固多士之果而不倦予何力之與有雖然地猶信地也胡至今日始見結構參天雲連象部輝映江皋誠地靈而人傑也一果而不倦致之也從此勵翮搏風後先相望如是其果而不倦則名世迭興而真儒作用當與山川並垂不朽矣多士勗之哉

蔡自強

本縣知縣

造黃甲牙山塔疏 山與武龍山相對

黃甲牙山者信邑長江之鎖鑰也形勝家謂牙峯峻峭旺氣凝涵建塔於此可使文人鞭弭直驟中原而黃耆增壽素封貫朽其一切水火奸宄盡不為災此萬世永賴也而說者謂千崗衍疇浩蕩無際乃貴塔耳今諸峰糾集劍戟繽紛而以贅疣益哉是不然夫萬二千五百各具一指頑然無靈而天龍樹一指則衆指並活矣今諸山衆僧指也塔則天龍指也收聚精英奔走神怪者也且夫雷雨而山脊傷嚴風而喬木

落獨此一塔巋然靈光江流至此耿于灰線草蛇矣無復眉
越數里之外使人心開日明其功用淵乎微矣况城亦有塔
傳從唐室其高大不減阿育遺規然當時不立于冰灘而溷
于闐闐或滄桑之變耳今以唐興者昂首天外觀衆水之環
抱而招之使來以迴瀾者坐鎮尾閭道上流之洶騰而留之
使不去以稱勝概不將隻隻諸邑哉七寶佈施其功德不大
乎此謹告之同志

祝西塔文

此山拔地而起逆流而上千山遠避茲獨任乎橫瀾五嶺傍
居此乃肩乎砥柱蓋天設之以爲長江鎖鑰人賴之以爲一

邑科名勝概長存奇觀有待昔視尋常丈尺旺氣久閉今知
毓秀鍾靈新祥應發乃建迴瀾之塔用爲鎮邑之基謹集群
工敢求起事畚鍤斤未免聒山靈之耳東西南北無能避
太歲之方惟神優容庶免忌諱萬家俎豆難忘高厚之恩奕
世縉紳永結皈依之念

祝東塔文

自邑分江右有坊號水東從來岸直而流長至此山迴而路
轉彼既有情環抱我當着意流連五圍石僅若支磯一派山
難充灑灑是用纍凌霄之峻塔取其作砥柱于中流告且新
諏奇觀特創昔者天心欲啓而未啓故築舍而傍塗今日文

運一開而盡開故爲山而造極實爲神贊寧止子來應構問
天之詩兼和摘星之句竿頭百尺祈爾多士同爲達閣之登
江上數峯想第一人更得山川之助

祝閣文

昔年建塔此地方爲九仞之圓對岸營樓不日欲就崇崗之
勢蓋塔如彩筆寧止吸桃江爲硯滴直蘸銀河而樓似青箱
豈但收穀嶺作書厨兼吞壁府西工既起東事齊興敬啓高
真用扶百役工師求大木匪人力能剔霧搜雲匠石運神川
豈備流可撐霄駕漢欲奏成風之衆技必須修月之群仙入
設題名定歸功于勝概登真作賦先誦德于靈山

李少文 名嗣京南昌司理

行信豐縣建立銃臺牌

爲議立銃臺以資保障事照得該縣西城外火焰山係信邑
主山原宜聳峙但山高於城且逼近縣治萬一敵人乘高瞰
下則城中虛實盡在目中是以險予敵也雖山下有居民環
之而警報一傳方爲風鶴之驚竄其能射隼高墉之上下乎
與其周章于臨事何如綢繆于未然則山頭應建銃臺墩臺
各一座便于瞭望仍多設銃砲以備不虞該縣派撥義勇二
名所軍二十名常時防守山下建營房數間棲宿防守軍人
值有寇警軍士登山矢砲齊發外以禦敵內以護城實便計

也但設處工料必須請詳上臺合行查議爲此仰縣即將建
臺造房規制併應用工料細數酌議妥愜具繇開冊報廳以
憑轉詳事關地方毋得遲延未便

見資治新書

張繼掄

字伯明夏邑人舉人本邑知縣

重建儒學記

信豐學宮火于兵五年不復順治壬辰邑令吉公允迪乃倡
舉而肇建之繼而令誥令萊猗令宗昌令鄉長吏凡五易歷
十有一年而後告成博士宋先生朝聘與其事者九年李先
生日曜與其事者六年廟甫成而余來適與其會兩先生及
諸生請余記之余曰自漢高以太牢祀孔子嗣而有天下之

生率令海內飭建學宮禮祀先師所以崇正教而率人倫也

然明季兵燹以來余所歷郡邑委鍾簷于草萊炮講筵爲廢

圃者十居三四而佛宇神祠則徃徃金碧喧熱此其司牧者

倚守司鐸者何人不幾爲鎚衣羽流之所嘆耶夫彼竊立言

之糠粃映慧照之餘光尚能使入聖丹煥彩以飭其宮而錦

塗金以藏其書士大夫弘文體道得位陳力而統內子弟或

至綦無賢序凌藉經史豈其術遽出其下哉蓋士大夫官之

而彼家之也士大夫以三年必去之人當王事鞅掌之劇或

日不暇給或力不能辦或需之後時而遷變非意姑已焉耳

彼鎚衣羽流尺寸皆其有也升斗皆其積也故畢力而肆志

馬譬猶家塾里校子弟之恂恂而來孳孳以學者不可多得
至乃尊師重道什襲其文而寢食其好奔走其事而修潔其
館者非有賢父兄以敦率之良師友以誘進之類弗能也信
豐山川盤輿人文都雅當其盛時名卿世族肩接星聯今雖
罹亂之餘猶且孝友比屋絃誦相聞豈非諸公及兩先生敦
率而誘進之有其漸耶抑非趨蹌以時而講習有地耶然余
竊謂諸公後先濟美克協厥成豈曰飭美觀于俎豆哉亦將
翼進俊髦而登之聖域不傳舍職守而秦越諸生耳今

主上方且黜浮詞崇實學以策論制科登進經明行修之儒
信之多士出淳美之卿席有漸之化抒揣摩之經術應新令
之招予宦轍所蒞亦心諸公之心而推其行佐昌期之盛治
彰聖道于無窮則不負諸公及博士兩先生矣是役也吉公
拓其基陳公倍其功而竹公楊公吳公及博士兩先生皆捐
貲勸力以成之董其事者則明經張國祚嚴廷訓生員許逢
臯俞儀卿出資樂輸者故家子衿及鄉耆若而人然歷年最
久厥績尤多者實維朱先生為首稱焉余繼諸公之後而與
兩先生同觀其成故樂為之記亦庶幾附名姓于不朽也云
爾銘曰巍巍夫子道大莫京與世俱隆與物偕生天地緯之
古今為經宮墻萬仞廟貌干城矧我環堵詎曰嶧嶧如彼舟
楫載道以行如彼簧竹集于大成帝命師牧來毓群英崇本

疏源大道以宏于以紀之千秋令名

重修城隍廟記

邑之有城隍也於統最端於民最近民之所宜事也古者天子祀天地諸侯祀山川大夫祀社稷士庶人祀其宗非直限制爲等威也蓋天子父天母地諸侯于其境內山川大夫于五土五穀之神皆其相近亦猶士庶人之祀其宗也故曰非其鬼而祭之神弗享也弗享則弗福也後世則不然委巷築上帝之宮曲室懸列真之繪輿臺隸卒持旣肩而祀甌噐者拱揖于前踞坐其側設使至尊在茲大僚環侍而庶人蹂躪之又倂易之詎獲福耶况江南舊以淫祠甚至猙獰扎厲之鬼

神宮妄誕之妖皆金碧其居而諂事之于以祈福是何異于陳牘于俑偶而乞憐於蛇虺豈不惑哉城隍則猶令也受命于帝來令斯民凡水旱疫蟲之司善惡彰癉之權皆其所秉其于邑也雖頤動耳語之幾微忠孝奸慝之肺肝若眉列而計數故有禱于前者聽之嵩而應之速宥其鄙野而昭其情實亦猶令于邑接鸞鳳以春和御梟獍以秋肅苟其直則雖躡蹠揮汗方音俚語鬪爭于前而不之責苟其枉則雖巨慙大猾憑城社而舞機智者弗之赦蓋其分相近而情相親故直者得以伸儻者得以通蔽而寬者得以蘓疾苦而無告者得以遞陳而達于宸聽貞良拔俗之行奇才異等之彥得以

序進而列于廊廟不崇朝而淑慝懲勸之化加矣彼閭閻之
于帝庭號之而不可聞生人之於偶虺情有所不通者豈可
同日而語哉故宜崇其宮以肅其容使於萬斯年有所瞻仰
也信邑城隍之祠北枕交流南環疊嶂據山川靈秀之勝明
天順間邑人俞至中執中兄弟之所重建也歲久材腐康熙
癸卯兩楹之間壞墮尋文邑人謀于予而新之楹宇棟梁皆
復其舊更以餘材為拜亭四楹于殿之前飛甍丹堊煥然改
觀間以疎闌加之高鑰亦欲仰尊者不瀆祈誠者不褻咸獲
景福也云爾是役也費金錢共若干董其事者為生員戴蒼
叢民周欽禹等或輸其財或勸其事皆不可泯故勒其名于
左而記之如是

又為之銘曰維天蓋高不可以號維地蓋厚
不可以扣淫祠越祀其神弗受維神有靈實爾父母生爾福

爾俾康爾壽廟貌聿新歲復大有德洽兆民功由某某勒名
于斯與不朽

僧 轍 字 日 御

重修嘉定橋記

信邑山川環繞二水夾流迴瀾急湍襟帶左右長江大河在
東在西然從西而至者其流近經城之西為慧應橋繞城之
北為迎恩橋從東而來者其源遠自桃川會境內諸江繞南
山之城為桃江與西江之水合洄瀾環轉遂繞東之武龍山
而北故邑之東隅地勢曠夷人民畢集衣冠文物雖半甲于

信而民多淳樸宛然有上古風當明萬歷間中丞士价甘公始以兩榜崛起剏復今之高橋與迎恩慧應鼎峙而三邑之間惠此鄉人者獨橋爲最著父老傳聞公信青烏家言謂接南山之龍脉而東則東之偉人代出公故糾諸人財力孜孜爲之不倦經營一十餘年雖未成厥志而人多頌公之德思公之志於弗衰滄桑代易城郭都非即迎恩慧應已非舊觀獨東之民物文風大勝于昔於是思公往迹者欲有以復之特難其任而不敢遽必其成也予以癸卯修慧應橋告竣而定一劉公述堯袁公京林江公洪衢蕭公等造廬而請焉予曰費用至大也功力至繁也人心至散也三者缺一事何以濟咸曰邑宰豈無捐俸之施乎四万豈無樂輸之助乎合邑豈無倡義之人乎逮予甲辰從事向之所恃者見矣丙午再從事而費用不繼矣於是向之倡首數十人以述堯袁子謝世之故皆以任大逡巡而不前矣獨定一劉公慷慨揮三百金而不吝洪陽張公與予募化而無倦心其與諸石工爲傳伍而無難色則商頌陸公是任而往來任勞則燦然劉公魁選陸公力居多向所恃者宰官惟朱公大有助焉斯時誰曰此可成者予乃測度籌畫酌量經營去其惰工人無虛事斗粟百錢必計寸木尺石必計日省其功月試其役使樂輸無

耗散之弊諸工無曠役之憂故功效視昔加堅歲月視昔若速而費用較昔少三之二矣夫事不患其不成患人之始勤而終惰蓋始作之時人人異其成功歲月遲久功力浩繁遂多中道而廢使人人皆如其始作之心何有事之不濟數十人皆如一二人之心何至久而成功乃衆人終惰之心又勝于始勤之心常以其事諉一二人身任其勞及事定功成而此一二人不能獨擅其美天下大都如此然此一二人非以利濟爲心慈憫不忍爲念鮮有能成者雖然人無利人濟物之心則已耳苟有濟人利物之心于事之來第爲之於始而十百年後入終受其利即如斯橋使昔日甘公不爲今人何以思其舊跡而復之乎縱人思其跡使予待人相助而成其何時之有濟乎抑使予憂費用之難繼如人意中事或從中輟焉亦未必能至今日告成也起于甲辰至今凡八載遂與慧應東西相望縱橫偃仰或上或下流如碧練時隱時現南山拱峙武龍環抱交相掩映若近若遠以爲邑中巨觀况水勢泛濫得免淪溺之憂捍患興利使古人遺跡往往而在非如父老所傳信青鳥家不稽之說汲汲而爲者然而甘公之跡得定一洪陽商頌等而不泯而三人及樂輸好事者之姓氏因橋而始彰二者蓋相成云

嘉定橋田租碑記

古人舉事常經畫籌度至於久遠而無弊使後世循其蹟雖至於廢敗有所藉而舉乃一二人陰取其利使古人立意久遠之計後人不待藉之如嘉定橋之田可見矣橋之有田始于中丞甘公也甘公橋竣之日諸同事者以樂輸餘貲告公公曰爲久遠之計故置田租五百揣公之意豈不謂有茲田也橋得以永遠不墜計輸糧公費外歲可積數十金年愈遠則貯愈多庶免後人之經度籌畫乎乃自甘公至今其所積何有乎非曰某某借貸則曰某某事耗除是公當日久遠之計實後人浸漁之階矣夫亦幟仆而不樹人無由而聳觀抱鼓懸而弗聲人無田而動聽田貲之耗散浸漁者亦由無人表

彭甘公與諸人之往蹟耳人之情有所畏則爲善無所畏則遂肆而莫之檢故聞雷霆之聲者必自循省其念覩洪濤之險者未有不震懾其心予將此田書諸石使後有起者得按籍而考曰凡田幾何載納幾何某歲所入某人交納某歲所出某人收存使巧者顧惜名義懦者謹守廉隅一片石雖無雷霆之震擊洪濤之振盪令人如見赤幟如聞抱鼓知甘公與諸人經畫籌度久遠之計則我于後人豈曰小補之哉谷山日御轍道人記

方正玉

字葆羽江南桐城人本縣知縣

信豐縣重修儒學碑記

士居恒自命多不得意于令憤其不念教育為邑首務棄庠
序於不問也噫此平居未入仕途者之論迨簪纓及身孳孳
汲汲承上意以貽下憂者比比欲矯然以獨異以束縛之身
棘刺之手日籌晝思考鍾鼓於橋門費序詎易易哉玉年五
歲就塾年十四為文弗克承先人志以繼家學七困於場屋
捧檄之年已四十矣每自警曰吾縱不得以科名衡鑒天下
士猶幸得百里之地培溉滋植樹梗楠杞梓以儲梁棟器下
車謁廟見殿宇庳隘與黃紫台游蒼書兩學博同諸紳士徘徊
細階下愀然不敢仰視蓋為土寇之毀廢久矣諸紳士揖而
前曰信邑向有興舉皆均於里故歲取無算從未議及學宮
者今百費盡萃欲興此大役誠難然有志者成其事公既為
倡當共矢修復之願王曰事雖鉅囊雖澁固令之責也第經
營拮据諸君襄之耳於是梁棟椽柱磚瓦灰石陸續構買庀
材鳩工悉設法捐助用盡厥力如是者歲餘始得崇建大殿
分翼兩廡奉舊像於聖位之後四配以下遵會典立主而序
列之築地平磚沿階砌石使朱門紺宇聳峙輝煌另於櫺星
門外鑿池以洩南山白虎之勢環垣夾道書思樂泮水字於
池上東西立義路禮門禁民之侵佔學地地西之門無許高
大以迎秀門城樓為青龍修而壯之內則修名宦鄉賢二祠
鄉賢之原主遭土寇燬失者依府志補立另捐十金於其子

孫獲息爲購犧牲費依期同祀各分胙而守之修啓聖祠明
倫堂並賓師學署禁門斗之婚喪勿由中路東建濂洛關閩
五賢祠及奎樓諸公更以玉闡光明善公性善之旨樹屋三
楹立繼善堂南頓兩郡之來學者皆於此受訓寧都彭南枝
光祿作文紀其事命吳魏我爲邑鉅觀將見文運聿興綿綿
濟濟騰科名而登廊廟後未有艾由今視昔奚啻霄壤有其
志者成其事豈不信哉憶玉與諸公經理之日求大殿梁柱
不得首事者覓於鄉見有封社之木直立冲霄語於玉呼社
父老語之故給以值另封木爲社運至則合大殿梁柱不夾
毫髮諸公詫異羅拜以爲神賜噫玉印於起梁讌飲之夜解
組綬諸紳士呼號環擁起旗罷市群知大吏別索不遂記舊
隙中以萋菲玉固以文廟告成爲幸當歲旦上元煖燈殿側
仍講論達旦酒酣執學語諸公曰天地經緯得綱常之繫于
不替者恃有此明倫地也士生讀書多貧屢困抑未易展其
志守土者事縛時窘奉大吏之不遑且示庠序爲贅疣因循
淡漠稍修葺亦徒飾焉未易從焦勞况瘁中不染民脂合衆
心爲久遠計乃今玉獨何幸得助羣力以成大舉玉雖去後
有繼者諸公之力不能泯也爰作文勒石敘列姓名於後以
垂不朽云

張執中 保安人舉人本邑知縣

重建來星閣碑記

邑治北沿江而下舊有來星閣面山臨水孤聳如星因名焉
 或又謂劉向校書天祿太白以杖藜火燭之今峯映西方所
 以取其名閣去郭十餘里帶水襟山一切雪舫雲峯風花霜
 樹四時憑眺各具其狀按邑志為信人士肄業地也其創明
 神宗之癸丑而成于熹宗乙丑邑令蔡公自強者公賢吏也
 於士氣民風每加意焉故有此構當其時君子知恥重義小
 人安土而不流其心肅然人文蔚起田野樂利冠于地邑厥
 後戊子燬于兵廢而莫舉嗣是士之揚眉吐氣者漸
 亦鮮粟紅貫巧之求文叔謂名在國興廢係

表今亦將以斯閣覘斯邑焉嘗過其地欲讀斷碑于橫草考
 古砌于封苔渺不可得令人四顧躊躇畫棟彫欄之勝徒摹
 擬于想像間惟剩江上青峯石罅雪浪伴人長太息而已夫
 僧房禪院借佛漁人稍有頽歌不惜餘力金碧而輝煌之即
 亭榭樓臺惟供冠蓋深杯瑣瑣無闕至治倘瓦硯壁龍懷古
 者猶憑弔流連葺而新之千古尚傳為盛事矧斯閣也砥柱
 狂瀾屏衛縣治士之業孔孟者日講習其中以輔黨庠術序
 所不遠是堪與鷺湖鹿洞鼎足并峙詎等之蘭若游觀之所
 無當緩急而置之用是減俸為倡紳士復欣為之和于壬午
 春鑿石砌墩高六尺上作閣兩層鳩工庀材五閱月而告竣

視前日之白露荆榛集鳥獸而藏鼯鼯者今且高農巨桶與
水光山色相上下噫曾幾何時而今昔殊觀頓易如斯耶余因
是有感于興廢之故矣當其興也若或使之莫或止之問之
人亦不知其所以然則亦剝極而復時至事起之會乎天下
事至于極敝非得衆心衆力之所聚將不可以舉向使邑人
唯唯否否畜其知力余一清風貧吏安能彫鏤粉堊與禽鳥
荆榛爭此荒墟也觀此閣之興愈知有志竟成學者宜思共
奮其力各致其功或誦讀之餘俯仰登臨羸山蒼蒼石可漱
也桃水泱泱流可枕也仁也智也可以兼而樂之更進此想
慕南高華之高黃河滄海之深且大以養吾浩然之氣裕吾
胸中之奇又烏知不霞舉在天黃雲覆地媲美當年之盛耶
倘但慕其波瀾之文綺峰巒之秀麗與夫白雲綠樹碧蘿丹
楓沙鳥潭魚汀蘭岸芷日作嘯歌之地把酒臨風華而鮮實
大非學士所宜則今日之舉抑何異山菴古剎栴亭花榭之
為無益哉斯閣也余甚樂其成也余更樂信人士鼓舞踴躍
而成厥事其意皆不出此也易云窮變通久夫窮則變今日
事也至于通久則又俟于繼此之再作者是為記

冀 森 字雨亭臨清人江西學使

仙豐縣明倫堂記

仲尼以學教弟子未嘗特揭人倫為言弟子之學于仲尼三

千人傳稱其身通六藝者七十二子傳何不稱其大者而稱其細行耶蓋春秋時諸侯大夫僭竊相踵固有顛悖彝倫之事而二帝三王教人之旨猶未至于泯滅仲尼起而修之自德行言語政事文忠一至於執輿釣弋亦無非子臣弟友之道不言倫而倫在迥異端出邪說誣民充塞仁義率天下之人日入于無父無君禽獸之類于思孟子始舉五者之倫大聲疾呼以明仲尼之教在是矣日月之經天江河之行地所以世雖以秦之失敗于棄其言而卒不能棄其倫 國家重道崇儒遠邁前代郡縣莫不有學學莫不有明倫堂視宋明之舊已日增日廓康熙辛卯予承乏膺 簡命較士江右頓信豐令劉君弘鈞來告曰信邑文廟則壯麗矣顧明倫堂猶偏塞荒陬爾然弗稱今年春學博文學議欲新之以太學生廖應昌勇于為義曩曾與修大成殿及水口來星閣乃進而與謀應昌即慨然以為已任凡木石丹漆匠氏之費不糜泉一錢始于仲秋之朔盡冬月而工畢堂之深加其舊五入廣如之僅存柱礎者四以不忘前人之蹟敢以記請予謂世之障蔽持籌擁貲自私者誠不足道即一二好施其于招提梵刹不難捐數千萬緡妄希福田利益之事而反以助其害倫之異端以傷教敗俗視應昌所為能不翻然悔廢然返耶子夏

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夫明倫堂亦學者之肆也山川之氣積久而發其發也必盛信豐為縣已千百
年於此當大儒挺生是在應昌與諸生共勉之而已矣劉君
以政事之才相與揖讓登降進反其間以考業論道吾見其
堂成而頌聲作焉于是乎書

黃文澍有傳

尊經閣記代

歲在甲午余承乏挑江至觀聖殿某廟煥奕實始告新然鍾鼓
不備倫堂傾圮門闕迫隘不足稱 國家追崇先

本度借諸生而相厥址曰若者為

教一亭若者為日新時習二齋其基廣袤若干口魁並闕
國朝己丑火廢為瓦礫之場者六十餘年矣余曰聖殿既修
而諸制未復是營宮室者有廟堂而無居室也適辛卯春學
憲異公飭修舉學校廢墜邑諸生某等用是仰承盛意各捐
金以為闔邑倡既門闕屹屹倫堂有翼鐘鼓在序籩豆在房
又建石獅二踞于外門石鼓二峙于內門獨魁閣費尤耗夫
自辛卯夏六月朔始事十二月望日始告成其為楹若干下
基以石上崇以樓中置櫺皮旁闢以戶以為藏書之所凡用
工若干費若干更而名之曰尊經閣將以示學者知所宗而
諸生揖予記之余為之申其說曰自孔子刪定而後於是六

經之書如日月五星之周布于宇宙而爲身心性命之旨若
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要不可一日而離焉者也夫天位
乎上地位乎下造物發育萬象雜揉固莫不有自然之理與
當然之道初固不假語言文字而後存而聖人之教則固不
離乎語言文字者何也自夫人之拘于氣而蔽于物也聖人
不得已而爲語言文字以立訓其語言文字蓋一本乎天命
之本然而若有所不容已者又初非假一人之私智意見以
爲之說也是語言文字即所以體乎身心性命而實致乎君
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矩者也然載籍極博六經俱在由
周迄唐千百年間無有上接乎孔孟之傳者何也夾谷鄭氏
曰秦人焚書而書存諸儒窮經而經絕由未有以實驗之於
身心性命以求其原實體之于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以
究其要區區訓詁詞章之末既浮而不適于用雜之浮屠老
子之途益僞而大亂其真此韓子所謂軻之死不得其傳焉
者也至宋而周程張朱五夫子出而有以上接乎孔孟之傳
乃鵝湖陸子之說大啓良知之僞其與火於秦黃老於漢佛
于晉魏隋唐者奚以異焉周子曰聖人之道仁義中正而已
夫仁義中正即六經之旨所攸歸而所以行之守之廓之者
非格物致知無以識仁義中正之所在非戒懼慎獨無以體
仁義中正之所存此則程子敬義夾持之說朱子動靜互用

之功既已盡之而學者博文約禮反諸言行樞機之際而有以識其要焉則六經之道無精粗本末淺深鉅細無不一以貫之若良知家言舉六經而歸之於心其高似出于語言文字之外而不知六經者正治心之書即心所謂寂然不動感而遂通者蓋極深研幾之至而心固有人與道之殊也夫不能致知格物戒懼慎獨有以自治其心而慢曰心是以佛氏即心即佛之旨妄希六經之歸是又與離經之甚者也余不敏用是敢申其說焉維時朝夕拮据以成斯閣者二十有六年應不忘其庶幹之力例得並書其名于後

張

瀚字漪如號北屏大興人霸縣知縣

新建七里公館記

粵稽周禮冬官之制九夫為井而方一里四井為邑積四為邨為甸為縣至都為方三十二里以任地事今貢賦此積田為里之始事也然古者賦名與今同而貢賦之實與今異古者貢為貢九穀山澤之材賦謂賦車徒以給繇役由是觀之大約古之貢乃今之賦古之賦乃今之役也迨履畝而稅之法興于是乎賦出乎田而役出乎里出於田者民之財也出于里者民之力也民之財力分計為戶口散處不可徵而總歸於一里之長是里有長為賦稅之專司也明矣按信邑舊設城鄉立為七里曰東南曰西北曰合甫曰文昌曰藍田曰

巫山曰錦石是也每里為十甲以糧丁多者七十家推為一里之長歲輸七里總收值櫃為現年餘六十三里分催輸納為過年十歲而過法之良者也舊無所謂公館以故每當編審之歲或平時公輸徵之時應供者疲于四境之奔命未得寧處會集以勸厥事信之民思所以謀建者由來久矣歲戊戌子來攝縣事里之長某某等環庭而告予重念國賦民生之攸關予其請且捐薄俸為之倡民皆歡聲鼓舞乃醵金購邑之城西仁壽坊廣廈一所鳩工庀材而新之榜其門曰七里公館使將來之輸將恐後者皆托足于斯以逸其勞焉維時予將解縣事還贛治諸里老請子記之于石予因追周官貢賦之制積田為里之始以見今之里役皆國賦所出相需為理者也後之官斯土者幸勿忽諸

黃潛

竹所記

鍾氏家桃江之濱有竹所焉溪流盤如修竹娟如其大如椽其密如簣繁陰四布仰不見天絲雲下垂蒼翠交墮清風時至雖然若鸞翔鳳翥低回欲下而鳴聲噦噦也鏘然如洞庭鉅壑鈞天合奏明堂清廟簫韶九成也翩然如翠蕤雲旆飛揚晻靄而影搖碧空也炯然如瓊琳琅玕震撼憂擊而萬玉森映也余嘗過之徑造竹所俄頃之間秋籟迥發爽氣流動

肌骨灑然若玉壺清冰之相映金莖涼露之乍澄也恍然如
脫污濁凌氛埃而入乎清虛寥曠之境也每脫巾嘯咏其下
徘徊而不能去既而列官于朝又五六年倦遊而歸重過竹
所大正請曰昔先王父立達以竹所自號前進士成菴劉先
生嘗為記今吾灌溉培植于茲幸而不失其所子烏可以無
言余于大正為媿戚弗敢辭嗟乎草木雖微物而人事之得
失家道之盛衰係焉故紫荆復合而同氣之義敦丹奈不落
而孝子之情見至于手植三槐而豫知子孫之必盛若此者
比比如是孰謂草木之無情乎大正子孫相承幾將百年而
所植之竹益久益繁福澤之殷蓋未艾也余觀其一門群從
森如竹立聰明俊偉克世其家將見飛騰變化莫測涯涘亦
猶是竹以之為竿可以掣巨鰲以之為箒可以致鳴鳳以之
為杖可以化蛟龍豈能久居其所與凡草木同腐哉余知竹
所將有聞于天下後世姑書此為記以驗于他日云

徐 威 泰 和 人

茶溪記

茶溪在桃江西去十里許溪流與江合溪之上土壤膏沃形
寬勢平有茂林修竹嘉木異卉風俗醇厚可擬桃源隱翁張
九高甫別業在焉因以茶溪自號翁子丕承與予有交好請
發其義余觀天地間之植物如松栢可材桐梓可音竹可律

梅可羹無一不可爲用茶一草耳烏得與群物並嗚呼草則
草耳爲草之魁翁以之自擬吾知之矣芽茁萼萌翁之生意
勃然也清芬奇馥翁之聲聞乙然也及汲之溪流燃之撲欲
烹之石鼎中如蚓鳴春如蟲吟夏一啜之餘可澄俗慮可屏
睡魔翁于此又可以方古之玉川子也視彼之松栢桐梓竹
梅果孰爲優孰爲劣哉若問甦息蒼生翁則老矣丕承將衍
翁之澤而濟天下之渴望奚止于桃江之一茶溪哉以是爲
記丕承曰可

游法珠

廣學前地基記

邑自唐天寶分建以來至宋景德間立學於城中東南之偏
明時又特啓城門於南向巽地度其區域秀水左朝莊山左
衢可謂居邑之勝千百禩不易者矣而學宮門外地廣狹不
均始而屬學宮者俄而或入民居明時生員張庠等常恢拓
之久而復遭侵削蓋時勢移易積漸而然固未易一朝復也
余下車謁 聖廟周遭闕之東南倚城而北向街衢惟西南
地可闢而前方壅塞南山外壑急宜開展以暢其氣往來於
懷將俟得間爲之而邑紳謝君乃能慨然出已囊篋購復故
地以引尺縱橫度之南北七丈東西七丈五尺有奇不大聲
色不擾一民而學宮之前曠然擴清可不謂能矣乎推此志

也可不謂尊道重教知所本務而不迷於所設施者乎夫世
之求福田利益者慕爲善之號而不知其源惑于佛老因果
修積之說以誤用其財力是以琳宮梵宇濫爲靡費原其心
蓋特以求隱報而實未知善之當爲也若吾儒之道則惟內
盡其心外盡其力而不求名爲所當爲而不計其利豈有計
所謂陰騭損益于其間哉故以先覺覺後覺師道與君父同
嚴覲學宮之崇闕而心爲之躍然稍涉湫隘而心卽爲之不
適此本然之誠心有所感于中無所慕于外力得爲之而遂
爲不稍存悵惜躊躇于胸臆又何有自矜其力以沽名于後
世哉而吾特爲之記者蓋嘉其與吾有不言而同然之心固
不必余之躬爲之又以示後世之居其側者欲稍侵越焉以
自刊而勢亦有所不得也謝君名昌字紹文以國學生考授
州同知其拓地在乾隆之十五年四月也

書院文會碑記

自三代設學校庠序教養之法脩遭秦滅學興廢不常未有
定制宋慶歷初詔天下州縣立學其先天下未有學而嵩陽
鹿洞石鼓岳麓已稱四大書院其他難悉指名迨學立而書
院益遍于域中於是講學論道之餘設爲文會之舉蓋講
學必得碩師而會文則朋友之事尤易爲舉也然則書院之
所以與學校異者學校爲國家科貢取士之門書院爲鄉黨

性命經濟之學而文會者所以發舒性命經濟而敷陳之以應有司之舉為天下之用三者名雖異而實未嘗不同條共貫也信豐素稱望邑余初謁聖廟見門側有桐山書院及閱志乘復有崇正壺峯桃溪諸名厯歷可考而未嘗有執經問業于斯者以餼廩不供而勢難久集也余雖不敏然誠不敢以是為緩圖蓋朝夕突心于是而特未得其方也乾隆十五年歲庚午邑之水東舊有文會公田歲入之粟以石計者叁十或以擅斂而互爭陳詞于余田舊為有明袁氏業以義舉出為書院文會供給值喪亂無主為嘉定橋掌事者所沒入後為袁李曹黃廿五舊姓士清出五姓之外不得與而五姓之內亦有不得與者數十年矣至是起而議之余謂袁氏茲舉本以為公夫楚弓楚得之為公固不如人弓人得之為愈公也今于公中寓私之之意則必爭爭之之久則斯田必廢曷如公之一邑以存前人作興人才至意於不朽乎多士乃泠然皆悅雖于本無幾而於歲事文會之資則已給况由是而日益焉烏知不有好義之士更起而助之以成此書院餼廩者乎夫人則公之而我則私之雖有好義之士亦必為之阻矣此書院餼廩之所以不能設也繼自今諸士其悉公之而文會由此興教養由此立吾之始願抑由此遂而於後起者玉成之道其亦將有無窮之莫矣爰為記其由俾勗于石以

昭示來茲焉

張瀚

梅花邨記

距縣治跨橋而東由桃枝江岸一徑從修竹中曲折迂迴而入有一村焉環村皆植梅古幹盤結虬枝夭矯而疎密相間橫斜相接令人過此作孤山策杖想村爲邑隱君子戴君伯靖之所居也戴君家世清華爲邑之望族性耽林泉置身囂埃之外不樂與世競浮名惟閉戶自修以詩禮爲庭訓每當冬春之交花深繞屋與親朋吟眺其下或酌酒分觥巡檐索笑而衣袂芬馥恍疑人從衆香國裏來致足樂也予謂凡卉

皆向榮于春暉獨梅之性稟幽芳耐歲寒凌霜傲雪有矯然傑出風塵之致殆世所謂含貞抱朴負節操以名高者非歟然不獨惟是也經曰若作和羹爾爲鹽梅是梅之實且有濟世之資矣戴君有良子五三人庠序將來翱翔王路黼黻皇焉知不與鹽梅同作和羹之用也乎昔王祐植槐于庭曰後世子孫必有爲三公者今戴氏所居曰梅花邨蓋有合焉予將拭目以望之是爲記

黃文澍

遊囊山及仙濟巖記

余少嘗欲遊名山大川以觀天地之奇而囊山日在目前顧

不屑意也四五十年間不一二至今年秋八月既望之四日
瀑水張君曠莊城北王君公冕偕而遊焉造雲間潘君雪溪
與寶月寺僧樗木有約先至寺中于時秋空如瀉淡烟依樹
山氣高而泉聲咽信宿寺中栢與攬暮紫而挹朝曦雪溪獨
憑几執筆晚帟作詩不能休越日循嶺折而西南行沿厓
磴行十四五里至仙濟嶠嶠駉駉其下穴而窪中窅窅
而宏忽窅窅而突計若重樓及巘頂小洞凡三疊不假陶甃
椽楹為佛殿僧房者十餘處厓壁蒼黝松檜薜荔垂髯俯映
懸泉從雷端傾簸颺空而下如珠散落遇藤蘿引之則玉螭
飛歎一線風至輒迴

傳淮州鳥逕有葉氏女

生而著年十六忽乘風雲至巖頂蛻化祈求者多應至明成
化間乃鑄銅像肖之事與謝自然近益荒忽怪誕矣曠莊雪
溪皆不能登其巔而余獨攀緣而上既而復歸寶月寺登窳
峯之頂俯瞰城邑臺榭樓觀近在目前閩山粵嶠可攬而接
凡三宿寺中而返雪溪又為之記累數千言顧雪溪生淞南
九峯三泖間又嘗探泰岱之崇高觀江淮河濟之巨浸而何
羨于是耶余困阨牖下遊志不遂然天地之大日在人目曉
中星辰雲物之所以燠山之所以峙水之所以流目擊而皆
是則我之心胸固與造化埒而必以躡五嶽觀滄海然後知
天地之大山川之奇是必極百年之力以馳驅於四海九州

之間日未足也豈其然耶世謂司馬子長歷遊天下而後文
字益奇是猶謂士必遊通都大邑王公貴人之門以成其名
也其有當也耶柳宗元生中州而顧以西邱鉛鋁一水一石
之勝津津道之以為置之澧鎬鄴杜則價增十倍價之增不
增與山川何損益是宗元之急于自炫猶有蓬之心也夫子
故以隨寓自適者為拘墟者喻

謝啓廷 字殿邦邑人

遊大望山記

郡有崆峒席帽

俗呼酒罈

邑推香山聖山大望無聞以前志闕也

山位邑南百十餘里里三之一平地即可望山由小江堡進

循山麓約五里至家黃沙隴越陌陟峻嶺經小菴側逶迤林

谷幽蔭蒼蔚泉從罅出瀉作水簾者甚多行可三四里有十

二排山頂壁立排後恍在目睫折而東緣山腰行美材嘉卉

垂水藁峯鳥唱花墮綠蘚如繡又四五里微聞雞犬聲迴首

忽望崆峒席帽去雲一帟喜且駭漸深入得民居修篁數百

竿望屋後山頂不越數仞土人曰上此後五里願少憇予心

否之拉全登取道西上本無徑蒔茶者坎之以小松木尺餘

截土為磴約三里許磴絕踏茅內小徑行右臨溪谷不敢息

躡徑復絕歷亂砂石間趾不遑措自民居入經四十九折始

由砂石山後躋絕頂土人語果非妄也時溽暑無風躋頂風

飄簸足搖目眩不可站命童挾持乃定土人復曰至九月不
可上矣頂長丈乙二尺廣七八尺孤撐巉絕列岫遙拱山固
北向北有金鐘青龍名山穀山可望北之東曰香山聖山一望
嶽崎磊落香山第二層外即前所望崆峒席帽律萃越現正
東環以粵東安遠諸山望邑之大壺小壺二山濯濯吐秀東
之南有桐子嶂雞籠嶂勢參霄漢望其界聯屬長定正南則
近望半天名山遠望龍南龜美小武當南之西望龍南石夾山
兩石磅立正西望黃栢望金盆嶄然屹立望三峯石宛屋三
峻有石門草綠門楣又有龍南南雄諸山俱遠而西並入望
中由木山西折後起為小望山山頂望之果小約計所望四
五百里可謂大且遠矣土人又歷歷指其形似謂有似人立
者坐者勾厥頭者有山俗呼勾頭昂厥首者緩行者走趨者兩人比
肩者數人數十人一隊者有似鳥飛者集者巢木者啄粟者
似馬而長鬣者牛而突角者騾而怒蹠者象而捲鼻者駝而
肉鞍封起者霍然如虎豹之騰而下衝然如蛟龍之翔而上
大如犀小如蚓者端如笏者垂如綬者方如珪圓如璧者如
架筆者如布瓦者不可窮似客皆曰似哉惟其有之是以似
之于顧子姪曰烏乎不似烏乎似山之巍聳正大其十三經
子綱舉目張其廿一史乎瑰異譎詭其諸子百家乎識此可
以歸矣因取舊徑下望東西兩水匯合北走止餘一縷明沙

村落午煙上觸雲氣雲與煙送迎雲飛而煙不及追忽有雙
雉從半嶺叢葦中飛出嘎然數聲墜入煙霧去回至民居既
烹茶剪韭以俟時乾隆十六年六月下浣記

信豐縣志續編

藝文志二 記 墓表附

記

程化鵬邑令

脩葺王陽明先生祠碑記

士有樹奇勛戡大難其學問或不本聖賢至高談性命者則
又守經而難於濟變全人之難得如此哉前明姚江王文成
公力持正學仕於朝極言直諫遠謫不悔逮後定西江靖黎
峒指揮發縱不動聲色決勝呼吸之間雖孫吳茂以加焉余
嘗讀公學記尊經閣諸書及江西辭爵與撫田州諸奏議學

問經濟卓然不朽余慕公之為人又嘗登會稽尋陽明洞天
與夫浮峰天泉讀書講道之所低徊不能去比來宰信邑沂
大江歷古皖九江南康樟樹諸郡鎮於江山烟樹蒼茫杳靄
間想見宸濠跋扈戰爭之蹟益嘆公戡定之烈非彼空言無
用者可同年語信邑舊有公祠未極爽塏茲既相地闢書院
進邑之後秀而教之爰改建公祠於其南以為表式焉方今
聖天子崇儒講道感被所及風氣蒸蒸日上而吾信邑人士
得奉先生為不祧祖漸摩之力兩居其勝知必有所感發興
起上承斯道者則公遺澤之遠亦於是見矣或議公之教本
良知與朱子相抵牾竊以聖賢之學知行一貫良知之說倡
自孟子謂先生不合於朱子將子輿氏亦非私淑孔子乎哉
此迂儒之說非所以示後學也余不可不辯

李 霽教諭

重脩學署記

歲癸巳余司鐸桃江甫抵任值 文廟新作仰瞻榱桷金
彩照耀獨惜其餘規制缺焉未完或曰是尚有待因閱兩學
齋舍惟副齋自楊公大樞曾構數椽差可安室細察正齋舊
堂建自明季歷今百五十餘年瓦剝棟橈勢將就傾故接見
諸生假 崇聖祠為寅賓地余竊未安去年春色紳士為余
言曰 文廟鼎新而學署頽圯弗稱也爰議勸輸隨所攸

多寡得二百金酌費工程將舊堂固以墻垣新以樑椽凡缺者補傾者支朽蠹者易自堂以後增置一廳東西分四間照廳一間深一丈九尺濶一丈五尺有奇 崇聖祠門垣移坐正向苦蓋塗堅漸次繕完經始於丁酉仲秋越六月而工告成先是作興之初邑之人多有為余難者余曰不然夫天下事謀之人則議紛斷之已則志一是舉也料取其堅制從其樸無妄費無過後一磚一木不假多手必躬自擘畫乃得始終其事維時協謀贊議則有邑侯會稽潘公汝炯同寅古彭周公易而鼓舞爭輸者則邑諸紳士與有力焉

謝肇清 邑拔貢黃梅知縣有傳

重脩尋樂處記

案山老居東北隅有廳事焉迎薰而面南曰尋樂處處名曷始乎吾五世祖成我構此為藏修之所蓋舊題也昔明道先生受學於周茂叔每令尋孔顏樂處所樂何事夫蔬水簞瓢孔顏之樂也黃山谷謂濂溪胸中灑落如光風霽月古來聖賢真性之樂醞釀於中流動充滿故隨遇而安樂趣盎然吾祖耽情典籍食餼膠庠名教之樂也虛明淡定絕意紛華養性之樂也吟風弄月品題圖畫邃修之樂也樂羣敬業益友談心與人之樂也所性存焉所樂存焉嘗自署聯云乾坤萬古機緘自成自化仁義兩端酬酢同我同人蓋體君子成已

成物之學隱寓號於言中實尋樂於言外雅號題軒不與古
聖賢先後同揆歟歲久榱桷將朽乾隆丙申吾父翼齋以廳
左已屋拓歸公倡而重修之為成我公專祠堂階整肅啓閉
以時庚子予承乏新蔡迎父就養諭以落成之端委且囑之
曰吾祖一經相傳高曾而後世濟其美汝綰綬分符當益體
乃祖之樂道高懷者推而樂民之樂小子其敬聽之茲予歸
里瞻拜斯處丹雘几筵祖考之題咏手澤猶新後之人宜憬
然於先人之樂其樂者以自尋其樂庶不負吾祖命名之義
與吾父重修之心矣歲在甲辰長至日裔孫肇清謹記

方苞

字靈皋號望溪安徽桐城人禮部侍郎

黃耕山墓表

君姓黃氏諱虞世居江西贛州信豐縣新田鄉贛介閩廣
國初寇盜數駭君父一爵屢帥鄉兵捍禦有功授以官不就
君幼與羣兒嬉獨據上坐無少長皆聽指揮既成童念家世
農田畝自勵於學無由發聲篝燈夜誦隣父飯牛歸叩其戶
始知晨光已啟常慕范文正公之為人時誦其言若將以自
任者聞者多狂而不信及為諸生清學宮明徵教官之罪無
可抵冒諸生或與縣胥鬥傷焉衆訴之語侵令令怒興大獄
君獨身為衆受難直於大府乃信其才與志之有以為嘗與
吳門張大受遇於南昌志相得稱於慕廬韓公因是入太學

有聲而以疾未得試京兆尋歸教授近邑徙者數十百人所
至必率門人子弟窮巖壑之勝或夜深徙者皆色倦而君長
嘯星月中益浩然自得君學尊朱黜陸治喪不用浮屠嘗遊
鴉山塗遇老人異之與語留旬餘終不道姓名後每自稱詩
易之學得於老父為多君之孫世成自及余門數道先世事
請表祖墓君之行既無所徵信而詩易無成書故屢請而未
之諾也今年春來告曰成聞教於先生有年矣先生視成豈
全無知者敢以無實之言欺吾師誣吾祖以召鄉人之訾謗
乎乃略道所祈嚮及事之衆著於鄉而無所容其偽者俾碣
於阡以示言之不可苟焉君字耕山康熙二十五年拔貢生

卒於四十八年年五十有六所著墨耕堂集藏於家母陳氏
妻何氏繼室俞氏子四人文汾文澍文沅文涑孫十人世成
汾出也雍正十二年三月桐城方苞表

汪廷珍號瑟菴江蘓山陽人禮部尚書

黃平菴先生墓表

歲丙寅冬余奉命視學江右次春廵部抵贛得信豐學
生黃攷文愛其古質異俗趣特拔之生感余知講論次呈其
祖平菴先生文集制藝乃知生為先生之孫而生之學業有
所本也先生為桐城方望溪先生弟子文章行誼一本師教
性恬退以求道績學為志世俗富貴利達之見無所動於其

中其甫入學也學使李公鍾僑器之旋舉拔貢入京廷試
既至京慕望溪先生之學踵門受業館其家數年足不及公
卿門惟以詩文質於蔡梁村李穆堂兩先生在大學大學士
朱文端公軾祭酒孫文定公嘉淦皆以社稷臣期之雍正十
年舉順天鄉貢乾隆元年登二甲進士官禮部主客司主事
凡一時名儒重臣争相引薦如大學士鄂文端公爾泰欲保
奏入詞館脩三禮內務府總管鄭公禪保保舉宣諭甘肅大
學士朱公軾兵部尚書甘公汝來以博學鴻詞薦都御史劉
公吳龍以理學薦巡撫阿思哈布政使李根雲以經學薦先
生皆辭焉在部未暮丁母憂歸遂以居貧養父明經講學為

樂開戶著書更不復出以乾隆三十六年辛卯六月二十四
日卒於家得年七十有一記曰官先事士先志先生壯年通
籍未幾而歸其功業無所見於世然觀其持身取友卓然無
所苟讀其遺文篤實淳質親切有味意其設施必有可觀而
未著於用嗚呼其可惜也已先生諱世成字培山世家信豐
曾祖一爵國初以武勇平粵寇蹟載郡縣志祖虞拔貢士
父文汾歲貢士俱贈承德郎並以文學著名詳郡縣志妻李
氏妾徐氏子男二曰烜曰燦孫男八攷其冢嗣也於乾隆四
十二年丁酉八月葬信豐城南十五里合口壩松山下松樹
嶺坐壬向丙之原故事學使任滿舉其部內優行生入太學

郡縣官以政名上政不就試而醇醇以表其祖墓為請其淡
於進取而勤於孝思有祖風焉余不及見先生讀其書而慕
其人故因政之請為略記其概焉

袁曦崇邑令

移建崇正書院記

事有一舉而衆善聚焉者惟在人之轉移而已 國家文治
光昭學校之外書院以育才考棚以試士僻邑莫不有之不
必合而一之也合而一之則自余蒞信豐與邑人士營建始
邑舊有崇正書院在儒學右為前明邑令洗公文克所建祀濂
溪周子陽明王子及黃公洛村何公善山謝公元石邑令朱
公璋哉而考棚素屬缺典道光三年癸未邑紳士奮興度地
於清平門內所坡上創建考棚基址廣袤門以內由陳而升
中為大堂兩翼分列東西坐號大堂後為講堂堂之東西餘地

隨廣狹以為書室或四或六共十四間可謂廓其有容極曠如與如之觀矣未已也講堂之後為岑樓以祀

文昌帝君樓下平行直方則以儒學右之崇正書院移建於此用奉周子王子及黃何謝朱諸前哲而創建書院之洗公亦於是附神主焉院後及左右餘基亦皆為書室又十二間凡室皆有樓樓之高上與下等肄業生童可坐四五十人前則高其閘閼周遭厚其墻垣以祀以學以試悉於是乎在蓋地利既得人和斯播辨方正位以類相從幾若有天然布置焉記曰大積而不鬱並行而不謬孔子序易曰物大然後可觀可觀然後有所合其吾與邑人士斯舉之謂與夫學以應

試試以策學思之思之

帝君通之吾願自今伊始生童

之講習其中者凜主靜之意以息浮華本致良知之說以省察擴充學求明體達用才務佩實銜華士習文風蒸蒸日上遠追崇正之名而近思合建之義有德有造悉邀佑啟於帝君以為邦家光其益不亦大乎其聚不亦樂乎是為記

信豐縣志卷之三
合建考棚書院記
許夔邑令

許夔邑令

合建考棚書院記

觀民者觀於其士而已矣觀士者觀其所以勸勉激厲之者而已矣 國家待士之法極厚其養之也則黌序之外又設書院以宏造就其取之也則先試於縣而後由郡試院試以及乎三年大比蓋詳且盡如此然由省而郡由郡而縣縣勢卑而權輕往往頽惰因循而勸勉激厲之術不備夫天下縣之積也一縣不備他縣又不備則朝廷之教澤奚自宣民何所觀倣而興起是司牧者之憂也信豐居江右上游山川清與戶口殷闐然文文山已云其地去南漸近得天地陽氣之

偏近數十年尤號難治道光三年春余奉檄攝縣篆甫至值童試問其校士之舍無有也試畢詢其書院則名有三皆圯不脩也時奉文續纂縣志爰集邑紳議僉曰三役並興力不贍請先脩邑志初考棚而書院從緩旋奉程大中丞諭書院考棚應合一辦理適謝君肇漣在志局司編輯余亟商之謝君曰中丞意甚善當力為之於是備申牒集貲費購基址鳩材充工版築且半值余罷事去長山袁君來宰是邑董率蒞勤四年冬袁君以紳士熊福藻等請以崇正書院久湮沒移置於考棚地維新而名仍舊偕兩廣文定學規甚悉五年八月謝君以書來告曰役既成請為記夫試舍者有司校士之

區而書院者多士講習之所事本相因今也此而合之使業是中者當講習之日而常若有考校之嚴及考校之辰而默自証其講習之所得觸於目而警於心勸勉激厲之術具矣抑余更有進焉夫校文藝其末而崇正道其本也學術多端當首洗夫固陋堅僻之習行詣不一而必務乎光明正大之歸諸生誠能以明體達用為學處則志在聖賢出則心存君國將一正而無不正英才蔚起鄉先達謝元石之理學黃太史之文名甘中丞劉御史之事業不得專美於前矣豈不媿歟且士習既端民風斯變蚩民之耳濡目染於其間者必有益以生其愧勵而矯其得氣之偏以成禮讓之俗向之號為難

治者遂一旦而盡雪其詬庶乎上不負朝廷待士之澤
下不負今日興建之勞與棚院合并之意而勸勉激厲之效
乃不徒在於一片一藻而在於一邑之父兄子弟康樂和親
而興賢能於勿替也已觀夫役事之興奮躍願赴則其致此
非難也故余有厚望焉役始於道光三年成於五年用貲若
千為堂三為棚五架為書室二十餘間書樓稱是書院祀先
賢六因舊也增祀前令洗君始為院者也襄事則眾紳力也
其他崖畧袁君既記之茲不復贅

信豐縣志卷十四

藝文志三 序書

廖憲 再見

信豐縣志序

南贛撫院奏設定南縣以奠三粟慎簡良令移信豐縣令于
定南而以憲署信豐事臨遣敕之曰是役非但以簿書期會
責爾也惟撫循赤子敦本善俗使鄰壤新民均能革心而嚮
化方不負余委任爾其懋哉憲承命往蒞其邑推廣德意進
士民于庭諭之曰余視信豐事即一事有不得其所皆余責
也凡爾士民各盡所懷茲一邑能無利害當興革善惡當聞

過與政治之當更風俗之當變者乎凡此皆賴一邑之文獻
足徵也爾其有以告我有邑彥俞生琳懷其故帙以進曰邑
置九百年無志矣僅存此帙尚可窺十一于千百蓋省諸憲
亟覽焉其間故實頗備然建設之增易官秩之代更才賢之
進興尚有當綴葺而釐正者遂協士民之意上請於撫院得
俞所請迺更旁搜曲採禮延鄉士夫類加纂修易數稿以就
斯編稿具奉台命募匠梓刻之遂以成事告云憲獨自慶獲
依日月之餘光無賴諸君子協相以脩一邑之乘其可述者
有三焉以考利弊則知因革損益之宜以稽淑慝則知辨別
激揚之道以覽民風以辨政事則知更化善治之方茲編也
誠縣典之不可缺者以九百年之缺典而一旦成之其詒信
豐以一快事耶然竊喻之是志辟則棋局也居方辨物審俗
觀民辟則當局而先後其著者也嗚呼憲則知懼矣繼自今
令茲土者其尚知舉行以無負撫院之良意哉

江潮有傳

瑞賢亭詩序

嘉靖丁酉秋七月劉君南舉獲芝于莊圃乃語人曰是歲必
有登科者人問故告之曰吾有兆矣曰奚兆曰吾獲芝矣於
是邑先達諸公聞之咸往慶曰芝有徵乎曰有曰試言之曰
前正德庚午芝產于圃時俞子慶登科嘉靖壬午復產芝焉

時張子純登科甲午又產焉時江子潮登科芝之有徵屢矣
于是諸公相與作詩以歌咏之題曰瑞賢瑞賢云者昭有徵
也未幾黃子注捷音果至君躍然喜曰瑞賢之詩信可傳也
乃持卷示余命余序其端余授而讀之曰於戲休哉其治世
之音乎適有客過予而言曰芝瑞賢也胡不產于育賢之地
而乃鍾于劉圃耶曰圃屬花園花園邑之勝地也去城南里
許上饒物阜總其境有八劉之先世嘗第爲花園八景是也
芝產于圃非以是與客曰芝草木類也亦物也何若是其神
耶曰神之者氣也造化也非芝也是故地不常產也人不能
必也物而不物不物而物芝草之謂也其斯之謂神與客曰
芝爲賢者出宜慶賢而諸公慶劉君何也曰君好文敦禮者
也耽于山水不求聞達邑人重之故諸公與君相知者心也
相信者道也芝出于君慶君宜也言既訖客曰聞命矣請以
是爲瑞賢序故書之于卷端

黃

注

見傳

書瑞賢卷後

南臯翁既作瑞賢亭于城南花園鄉士夫侈其鄉得人之盛
而諒南臯翁得瑞之真也相與慶喜爲之歌什紀一時所謂
瑞賢者言之匪文焉爾矣信菴先生既書簡端以括鄉士夫
之意余則何言南臯翁曰子其應瑞而出者惡用弗言余懼

士之生本與齊民異也人見其群俗溷處無所建白共是爲
齊民及其成就稍有可見者因而謂之曰賢其猶嘉禾芝草
之產于地本與群卉異也人皆知之以其未與人符故弗名
之爲瑞是故即嘉禾芝草之生以占士之出處者未焉爾矣
何也君子之生也以時其出也以時而其貧賤憂戚富貴福
澤之不同者亦以時至于卷舒顯晦終其身或遠或近或永
或不永者亦以時時不同故事不同猶嘉禾芝草之瑞所生
不同故其所應亦不同今且不可執矣夫既不可執而乃即
芝草之異以爲得賢之瑞惡無見哉故士之誠不必期于芝
草之生亦不必期于士之誠天人相感之值有遠然者

故云云然也如必以士之誠芝草之生期于相成則天下之
賢人君子更生迭出以爲我國家子孫黎民之利者不可什
百計豈皆芝瑞之應乎余何人也敢自附于一鄉之賢以永
譽于翁之亭詭于鄉士夫之口特嘉翁之志在樂善佑啓後
人之賢者不可誣矣彼有恣意於紈錦珠玉山水圖畫之積
久而委之他人者孰若翁之以賢爲瑞因瑞賢而名亭者耶
歸之吾黨則但可寓言爾泥于此以占吾之出處者蔽焉者
也故特著其說

張淵邑人有傳

信豐縣志序

余讀典謨訓誥諸篇洋洋乎言之也然幽隱巖伏無稱焉遷
固而下言史者日詳最後有郡邑志郡邑志而幽隱巖伏之
蹟炳然矣然觀晉乘與楚檮杌蓋昉之周國史云顧鄒滕介
齊魯之間猶泯泯則裔服炎嶺者曷論哉余歎怪明興二百
年文教熙洽即一水石之勝猶張皇頌著迺信豐置牧布衛
黎獻不乏臣使則志之寥落何說也豈師旅疲命守官者日
扶力不給抑干戈尋而載籍煨燼無遺耶胡荒芻闖沒若是
也郡別駕廖公視篆朞月詢及縣志缺狀屬余三復裁訂舊
草就編為表以繫年者三曰沿革曰秩官曰選舉為志以紀
事者五曰疆域曰食貨曰建設曰秩祀曰兵防為傳以錄行
者二曰良吏曰人物為外志以備遺者二曰雜曰藝文事詳
近者比類附之蓋旁綜體裁擴蒐聞記勉強布後以備幽隱
遺缺使荒芻闖沒者繇茲或闡且俟君子採焉

俞琳

邑誌跋

琳謗薄謬以文事為諸大夫所錄客歲五月郡別駕廖公以
署篆至邑亦引而進之惟公志勤民隱欲昭古鏡今剔弊興
利者甚至間謁語及邑誌琳對曰勝國以前誌無考入國朝
洪武中修于教諭康侯昌永樂中修于訓導王昉頗見故實
嗣後四修櫟出胥史義無當矣嘉靖乙酉督學周公撰江西

通誌時鄧先生卓暨先人雍為諸生錄邑事上之至丁酉邑
令徐侯獨授簡于先君于是旁搜博採幾一載而始就未竟
殺青徐令調去今所存者一稿耳公慨然曰是不為邑闕典
哉索稿閱之以為山川風俗官司科目貢賦土物之類粗脩
可傳第須續丁酉以後事爰聘張君為總裁且以士為輔琳
以嫌不敢就辭之再四乃免稿既呈公復命鄧先生校訂焉
蓋俯從邑人之心而致慎重之意耳大都事始出先君而變
例詮文則張君一家言也已復請正于督府張公郡伯黃公
二公咸召琳進曰邑立九百年而今自廖判乃有成志蓋曠
典也子盍慎諸琳不敢復辭為之詳加考訂以復于三公咸
曰可矣遂為視鈔以異畢役是役也諸所經費悉出公俸贖
且餒自郡城而始歸其板于縣云陸慶庚午六月府學生俞
琳啟

宋鑿

遊寓錄序

夫蓬漪之紋生于曲岸調刁之韻起于喬林蓋物觸斯應氣
輒則鳴人間巨麗出諸追琢之餘天下偉觀成于抑詭之後
由基慣射遇七札而益巧造父善御歷三危而逾駿故執莚
之徒樞文之侶或感發以興詞或憤懣以托志在殷憂則程
器遇多難則達才山川跋履多鄉國之思岐路逢迎啓卑約

之嘆神情寄于唇吻罄款詳于論列者也故蒙史齊物而放
言蘭令逃讒以立論窮愁之書著于虞卿之去趙離騷之賦
成於屈原之悲郢探禹穴之奇者人稱良史觀石室之藏者
世號通儒是皆肆彼域外之觀畜我掩中之積故能譎誑起
倫夸豔振俗俎豆且陳適爲宗廟之美黼黻輝煌益見百官
之富云爾昭代右文實繁作者雲漢昭回麗天垂象草木敷
賁附池成章凡應運握奇秉靈鳴盛者莫不內含機秘外施
藩飾譬諸清風生而雕虎嘯浮雲起而應龍升是以敷陳道
藝則訓典炳文宣贊勲猷則謨誥示則作廟頌以揆文教登
鉅鏡以奮武衛采風觀俗不遺旅謗之言索隱闡幽亦肆其

中之語緝句星稠縞章霧集可謂淳耀之烈邦家之光者也
遊寓錄者小峯黃先生所作也小峯氣壇肅剛思涵淵懿釋
褐紫亭賈誼登朝之日傳臚青禁終軍奏對之年出官花縣
潘岳丰神入拜天朝玉戎簡要戴星而治時訪絕澗之禽鳴
玉以趨每躍長安之馬若夫騁才筆記之工銳志篇章之富
玉版金縷之實不廢旁搜丹文綠牒之華靡遺窮究辨若懸
河文如掣電詞鋒壓敵萬夫稱雄墨錦報章七襄讓美從遊
象闕梧鳳之歌必屢獻納黼宸山龍之袞需補乃今間構罹
言香芳受責類孔璋之旅人羈遲河北同仲宣之孤客流滯
漢南顧乃優游逆旅嘯傲行窩建禮承明憶曩時之升謁蠶

湖庄阜追故國之遨遊又以明月與清風共夜落花與啼鳥
同朝擢秀寒芳採珠拾翠寄興烟霞之中馳神視聽之表歲
華召感物色縈懷離合兩忘寵辱俱釋由是濡毫構采命簡
敷花贈答遵蘓李之蹟登覽慕原樂之風宴好侈優摠之情
品題極構緻之盛古文奇氣崔蔡並馳近體歌行王孟齊駕
豈直流連光景亦且揚擢性靈傳諸菡圃定稱瑀篆之執才
布在塵寰必獲輝乙之高譽子清時埃壤盛年不偶未暇彈
冠先懷投筆畜沉鬱雅淡之思慕悲歌慷慨之節抑軒冕而
忘邱壑背榮宴而耽岑寂關尹望風知李耳之辭周接輿喻
鳳識仲尼之入楚是於小峯之寓吾土而納交焉風晨月夕

徘徊觴豆之前露館飄簾雍容几席之上碧雞金馬共討
文白馬黃熊同披詭辨漸離荆卿擊筑于燕市之歌包胥伍
員縱音于河上之曲故凡鸚鵡新聲鳳凰雅調皆拊脾歎麗
擊節稱妍蓋範圍璠璣三論片玉之美鄧林梗梓不限一枝
之奇遂命瑤篇式成華帙名曰遊寓錄云夫儀奏烏唵顯晦
既異魏製晉造時序亦殊然毛嫵不同貌而俱悅于目芝蘭
豈共臭而皆逆于鼻然則是錄之刻也英華泄越與日星而
並明聲名流播垂金石而不朽矧予小子既有同好偉彼蓬
人寧無大觀者乎嘉靖丙午仲冬望吳興宋鑒謨

萬敏

信豐縣志 卷之十四 八
遊寓錄後序

予歷覽古歌詩自風雅離騷之後蘇李以還建安七子次及鮑謝陸氏兄弟徐庾父子浸淫及于王楊盧駱陳杜沈宋其間詞人聞知者累百詩章流傳者無下鉅萬觀其所自或因讒寃逐流落不偶情動于中而形于言其為詩哀怨憤惋十嘗八九予嘗讀陳子昂感遇詩嗟翫激烈頗契予衷至觀杜甫李白詩則愛其浩蕩津涯物物臻到始訝沈宋似不足予寄興而鮑謝諸人之未暇旁備或以為未然也同年進士黃子汝霖喜嗜篇章往歲出知長興簿領之錄或亦嗟諷然猶未廣也不一考遷勳部即為不善者所惡留滯吳興與詩

人孫貢甫王慎卿宋子明友善日課為詩復僻懶人事常有閒暇閉則有作自予入吳時已見有詩百餘篇矣每道義激揚友朋切摩光景慘舒山川勝勢當歌對酒弔古傷時無不宣暢性靈攄寫志意其興致體裁悉宗魏晉駸駸乎武德貞觀之音矣然詞肯不同名類亦異故有詞追古雅者為古風意雖近古而聲流樂章者為樂府模倣物色詞藻美麗者為新樂府聲勢公順比對偶切者為律詩有五言七言二體又有諧和音響篇不限句句不限言者為七言長篇若稍存聲興隨意成章者為絕句云共若干首釐為四卷題之曰遊寓錄予因取其衆體之畢備而喜其製造或亦可傳黃子乃屬

予敘而梓焉且予聞之上士立德其次立事不遇立言予以
剛明果毅之資博雅純粹之學爲時所忌不獲究竟其施乃
能從容藝苑構緻篇章閑適有餘燕樂不暇言病無苦詞聲
病無憂歎豈牽強憤鬱所能致耶然則斯錄也實本之省分
濟之以無累文之以觴詠遊歌飾之以山川人士此而不適
何往而適哉予聞治世之音安以樂閒居之詩泰以適苟非
治世安得閒居之士而生安樂之音耶予非知言者特與子
不佞抑烏知子之它日不爲立言矣乎嘉靖丙午仲冬南昌
萬敏謨

黃猷吉

小峯集序

蓋嘉隆之間有五子者以詩鳴天下而雪川徐子其一也然
豈徐子自爲詩哉則吾宗小峯先生令雪川時識徐子於諸
生中授以詩法詩成遂與歷下諸子爭鳴焉今徐子有青羅
集行於世矣顧磨厲功深而丰神致短蓋天者限之非人力
也是故詩貴有天才焉水之流也而文生焉天渙也風之行
也而聲諧焉天籟也天不足而人勝之譬之藻績雖工去造
化之生意遠矣予觀小峯之集蓋天勝者矣無韻之文宗乎
六朝有韻之詩宗乎三唐宗者其格也而所自爲宗者其天
也是故即景雖近而味之則遠徵事若腐而斷之則新虛徐

圓美婉麗清揚言有餘意意有餘情可謂深得風人之旨矣
試取其近體五言古七言長句若絕句以列于作者之林竊
恐離朱難乎其白黑而師長未易以清濁也廼天下知有徐
子而或不知先生即有知者則以青示徐子以為出藍此蓋
耳食者也夫自五子挾其莠以互相標榜謂爾曹劉謂我李
杜天下翕然歸信之此外若無復作者乃先生不屑以莠鳴
且焚其草故名不高于徐子今二作俱在誰能揜公論于百
年後哉先生有子茗以制貢丞會稽尚雅綽有父風用儒術
飭吏治着穿後衣騎高骨馬顧力梓先生之集願予言以圖
不朽夫楊子太玄侯巴廼傳善乎徐子之言曰江夏無雙汝

南寡二期足以傳先生矣余何言

余何言哉

劉定之

永新人進士太子洗馬

送義烏縣令張君赴任敘

環百里之地而有民社於古為國於後世為縣受天子之命
而專其民社於古為君於後世為令然君其國者得以世及
雖未始有可君之才德立乎其位無廢也令其縣者必可以
長人之才德克諸已焉始得為之豈容偉致哉仲尼子其徒
惟許雍也可居君國之位而漢以來堪令于縣以垂史籍自
阜太尉魯司徒外固罕矣今士之服詩書教者有得為縣令
尚介然弗滿意曰吾曷為不郡不藩憲不朝著也而今之為

所夕勞精神疲筋力于稅賦訟獄不得施施然自裕焉畏章
服趨謁顯要不得自高莫我屈焉為是言者私已而止矣無
意于民社者也其才德未必古人若也贛之信豐張君重器
由邑庠胄監明時經歷政憲臺獲為令於澗江金華義烏縣
雖未有聞張君之意弗滿也然豈不宜益勉其才德若古人
之敬簡焉循良焉若然則雖自裕也而政成足以化其下裕
不外是矣雖不自高也而名著足以孚其上高必及之矣張
君不勉民社奚賴焉天官主事黃君德溫以鄉曲交戚之故
求予文為贈遂以是告

鄒匡明

黃九洛醉石詩序

予交九洛於雨花社其彩筆凌雲俠氣冲牛斗而言外逸韻
穆然多風頃會盟于石門則九洛已卜築于三龍湫之間銳
志著書藏諸石室以俟知己予意名士隱名山即不落一筆
自足千秋然吾黨入山亟求出世何暇耗神蠹簡敢千秋名
乃予觀九洛塵情雖淡騷興尚濃君留筆硯信不易焚也今
春過草堂跣足踰二旬石門上人令窮寂靜之樂而幽思所
會玄言如屑自是響過風泉藻流雲壑使樂天復生當為破
顏微嘆予疾讀一過謂九洛未忘千秋名可名其稿曰醉石
其山房曰龍湫夫九洛人中龍也龍而潛則變化不可量矣

山房枕危巒襟長江惟石森森仰插霄漢或前蹲如獅乳或後擁如虎踞或怒立左右如鷹將搏那得不令人心醉耶予策杖尋訪是日罡風振巖谷巾袂飄飄欲墮而神情轉蒙相與箕踞石罅中密詢靜境何狀九洛自恨傀儡線索未斷也夫文人結習從無始來植根識田一時寂靜寧能頓剷然九洛始以定澄後以慧拔加之三寶不思議力終當盡剷其根耳醉石篇未兌留線索于名場但借此白業銷彼黑業或是漸除方便門予雖饒烟霞之癖猶慳泉石之緣石門般若若期暫未偕淨侶鞭心一路直窮本來則泉石何嘗負予予愧負此泉石耳面壁大士有言心如墻壁乃可入道九洛獨醉

心甯石請先予加鞭旦旦凝神作壁觀

方以智

桐城人號愚者

風雅居詩序

鳳不必鶴喚鶴不必鳳鳴鐘不必鼓響鼓不必鐘聲此悟道語論詩亦然貴得天地自然之聲各寫其性情而止左氏引詩俱非作者本旨足暢吾懷今人動曰某詩似杜某詩似李某詩似元錢劉似不似姑勿論而煙雲草木山川流峙終日役人而已矣是知詩而不知所以為詩桃江郭修野仕與時忤以巖穴終九屏去浮素相倡和弱生牧鞭稱道久矣其子仲山繼此三徑惟表章先集是思特走安隱山乞愚者一言

愚者讀之才固橫溢使事甚類蘇和仲然正不必以似蘇為品藻也感于中觸于外醞釀結塞格格喉吻忽吐于毫端造適不及笑矣故傳不傳即在各人之性情中郢人揮斤其質甚難因樹織簾斯桃江之質乎煙雲花鳥山川流峙後不後慎母局局為

魏禮字和公寧都人

風雅居詩序

風風也如風之感物也雅正也正而不失其情也風以入之正以出之詩無餘事矣雖然三詩之蘊若天地之感萬物各賦其性情亦各植其成予讀修野郭公詩見其一句字不欲

落古今人蹊徑刻意標持往往用常情便語以成別響故寧失諸生毋失諸庸其取尚不在黃山谷陳后村之間然公自致政伏處山林者數十年所為詩多閒曠自慨絕字字騷不平之氣嗚呼此風雅之旨也丁卯亥月公仲子年七十矣溯七百里之水梯千仞之山持公遺詩以予論定予感其愛親之誠為之率懷甲乙得若干首鍾竟陵閱蔡敬夫詩云即今予所舍猶使世堪傳仲君當更質諸海內名人勿盡以予所留去為然也

張繼掄本邑知縣

重修信豐縣志敘

志之爲言紀也紀其實于不朽故星野昭其度疆域辨其戶口物產則其壤建置分合著其世災祥考之於事遷除表之以年傳之而不可易者實也政令之因革人倫之毀譽或前詳而後略亦今是而昨非每修而輒異者或實或不實也物之附土者屹屹附水者泛泛豈徒言哉信豐之志缺者蓋八十餘年矣康熙癸卯夏余承乏來治徵物諮事鮮獲舊章因喟然曰予繫官于縣而命之曰知則寧職催科事隸已耶舉凡風土之所宜民情之所安政教若爲而便利緩急何擇以設施豈容昧然漫然以負吾名哉之數者之設存乎志缺而不修容可已乎于是進諸紳士而謀之僉云耆舊以才

知故實殆無以逾明經曹俊甫者前楊侯嘗禮辟而授簡矣予因親詣曹君以請君曰賢賢而難盡人將尤我奈何余曰君徵于聞度于德考于制令可者進之勿遺否者去之務盡夫誰曰不然乎曹君猶數逡巡然後諾暮年而書告成簡不略隱華不撫靡百年興廢燦然而具可謂邑之良史矣但謬以予續良史之貂是則授予以鑒而復錫予以箴矣夫不告而喻不言而行鷹鳩自化澤雁弗鳴淵塞潛光而不有其名其去也有思其居也無稱吏之良也今信僻邑也故不置驛民困于力役而令弗能罷也信又巖邑也故設屯守今軍若于板運而令弗能紓也民貧而貢賦不時民囂而訟獄不止

也官舍燬于寇寮屬僦居而令弗能復也市積瓦礫巷無居人而今安集之未盡也區區與濟之婆心飲水之末事焉足稱哉雖然詩不曰示我周行易不曰見善則遷乎自茲以往予恒若不得伍于斯良也都人士恒若不得與于斯賢也且喜曹君操筆不以我之是非為是非更若有助于我也期交相勉于實行實政以副之則斯志可以不朽

張尚瑗

號石里吳江人進士翰林院庶吉士出知興國縣

信豐黃氏三家詩序

信豐游州黃氏三詩家曰前庶吉士儀隴令閩菴餘氏竹居吟稿稽勳司主事注汝霖氏小峰集太學戴九洛氏醉石

稿卯辰之間纂輯贛志竹居小峯二集之名已載志言書目而未睹其詩鏤板既竣黃氏裔孫洪生乃手持二帙並醉石稿凡三家托副車兩田持示予兩田亦黃姓號新田黃氏與游州之黃同源異派預修志之役亟為予言三家詩學之昌而世守零落生奮志搜裒先澤以予留意章貢文獻謀所以表章之予嘗考錢山列朝詩乙集錄菴餘詩二首今竹居詩亦不過百餘首詩格大體承初明與北地信陽同時而不相師法小峯集四卷古近體詩不下數百首宗人猷吉序稱汝霖嘗室長興識徐方伯中行於諸生中授以詩法今集中有簡徐子與下第喜子與成進士及寄懷賦答諸篇詩之妍潤

紆徐有非青籬天目所能浚造者使與滄溟子弇州山人互相標榜聲名豈出其下而汝霖自爲司勳時被謗放歸絕意交遊仕進臨沒焚其所爲詩今所存者伯仲二子收之燼餘者也九洛生定陵時於竟陵諸賢交最深集中諸詩強半與伯敬友夏相應和而孤峭澹泊亦出入於詩歸門戶中夫物有盛衰西榮東悴詩文壇坫狎主齊盟何李李王鍾譚諸君子各操文炳以雄長一時在今日而更疊銷沈不啻如寒暑風雨之序若夫聲附景從於其間又不幸而塵埋掩抑僅存此一二于殘縑敗簾之餘其爲成就亦已薄矣然有明文物之盛自弘正以逮隆萬百數十年若諸君子而外壘不堪摩擬不能揚者靡然自廢尚何有質的之招人彈射韓子云名之所存謗之所歸又曰能自樹立不因循者也予於章貢文物刻意搜裒以爲荒年之穀珍於梁肉乃一姓而有三詩家後先接踵於休明之代而各與其時之魁傑者伍其所樹立何如乎可聽其掩抑之久而不亟表章之乎時康熙甲午仲春吳江後學張尚瑗謹序

黃雨田文集序

黃子雨田自予卯辰間有事贛志信豐奉檄推舉以任分纂之勞時年未及壯也才爽而識核與予最投合相與討論上下其議論既別去將十載今庚子予在豫章書院雨田以秋

試來洪州過訪道故則識益進而才尤橫厲不可方物所著石畦子集數種於累代地志能考其山林藪澤京陵淳鹵偃潞原防衍沃隰臬以周知阨塞之險易道里之遠近統屬之分合駁正尚書春秋家地理之誤謂流沙非杜佑所指之鳴沙山黑水非一統志所指敘州宜賓之黑水河源崑崙自于闐去陝西西安不過九千餘里曰二萬里者譯使飾言之耳衛霍張騫實憲動稱出塞萬里皆夸大其詞不足信魏略後漢書更以為大秦貢使其國在弱水近西王母處為日所入去崑崙幾四五萬里益荒忽矣大要謂六合之內荒穢則遠開闢則近中原亦有山長谷荒人跡罕到者其地雖近亦遠

崑崙阿耨廬山蟠距戎夸依據山海為國者或紆曲而遠或駛驚而近舒縮之形不同圓蓋方輿地不甚方以四隅方鎮為方耳地隨天為圓體高高下下不甚平整西北高而東南下是以西北去海較遠地勢斜依海中北方則側依于東故北都之勢趨于東海與朝鮮日本相屬西方則側依于南故西域之勢趨于南海與滇南交趾相屬石畦子著書多愛務奇險遠出言思擬議之外厚載志春秋疑義杜林續注所論尚書春秋疑義謂學者不當信史傳之撫据失經指之明通若鄙人三十年來一知半解止知証據史傳以釋經義聞石畦之論大有逕庭不免河漢其言然觀其引元明之事以駁

魏晉之譌考唐事經略之所及斷為虞夏所宜有言近而指遠諸史論雜文皆卓識標舉超超元箸夫伸掌障目則不能見泰山墻之外目不見也里之前耳不聞也登高以為招順風以為呼則聞者徹而見者遠石畦子之聞見既高且遠能使人心開而意消與其拘墟而見笑大方不若奔軼絕塵恣其才識之所極始贛志之役雨田與會昌蕭子岫媚才地髣髴予目之為二妙岫媚遂連鑣獲雋雨田僅中副車嗜古伏讀者數年使見者為之刮目予昔為岫媚序其詩矣而雨田詩文更卓然成家用功深者收名遠名世傳世直為雨田搽券跋之耳英子秋九月吳江友第張尚瑗序

李

紱字巨來臨川人進士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

喜黃岷雪章水考後

通天地人曰儒天道渺茫地其有形者也而通者亦鮮甚或生長其地而莫能知何耶朱中尉謀埠謂志地者禹貢而下迄于齊梁二百四十四家今存者僅數種餘頗散見水經注中蓋非無志地者志之而文筆不健不能傳也吾鄉先達多務實學筆力亦高自元朱氏思本首創開方法為天下輿圖杜文襄羅文恭二公繼之水經注號難讀而朱中尉獨為之箋皆佗境所未有近時學者稍稍就哀今觀黃君岷雪所為章水考千六百餘里溪山屈摺尺幅中又以其餘力遍及南

條諸山水蔓衍數千里莫不井然辭簡而意盡與水經相上
下庶於君復吾鄉實學之舊乎惟未幅引朱子語謂江西居
山之脊稱其足了江西形勢則尚未然南條之山自貴州東
行轟起五嶺其末大庾始入江西又東為黃土仙霞諸嶺湖
南兩廣福建浙江凡近嶺者皆居山脊其不近嶺者雖江西
亦不居山脊以江西所治論南昌為附郭邑求培塿不可得
何山脊之有木可以語出朱子遂震而概奉之也去此二語
則必傳無疑矣臨川李紱題

邱昭衡字成和寧都人

石畦集序

辛卯壬辰鄰志之席子與仁豐黃子雨田皆在雨田少于子
以兄視子益雨田當未弱冠時即嚙喋見頭角與其兄岷雪
並駕齊驅岷雪之文已久膾炙人口然獨許雨田為能知己
雨田自其兄外亦不求知于人予始未嘗交岷雪遇雨田而
田見予文私謂會昌蕭恂喟曰歸熙甫之徒也夫予何敢望
熙甫者乃予實慕好熙甫有年庶幾哉願學焉聞雨田言不
覺自喜既又自恨不能則雨田之文而因以定其目雖然予
亦有以知雨田矣雨田有至性幼失母見母墓即哭夫有至
性必有至情有至情者必有至文其本植矣雨田為人廉直
洒落不與名近學先經術務為有用之言其志篤其力專其

識明以遠雨田方不能自限其所至予又奚必汲汲豫定其
目哉于是雨田編其所爲文若干卷而名之曰石畦集曰畦
而石是廢畦也將焉用此欲以自警予謂雨田石固不可用
以爲畦矣若夫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而雨遍天下者
石之爲用于畦也予又烏乎定之雨田異時出其文以被諸
天下後世則韓昌黎歐陽廬陵不難做法熙甫雖善而老不
見用于當世奚足多焉並以其說質之岷雪然乎壬辰陽月
梅水友弟邱成和序

吳之章

字松若長寧人泛梗集

贈黃岷雪序

余與岷雪黃君伯仲交不覺二十餘年矣先是康熙戊寅同
受知于督學王誨存先生之門爾時尊公特千先生正值選
拔聲名噪于贛南兩郡余時雖未謀面然心竊識之暨後劉
介菴夫子試古學君喬梓伯仲俱高列而名愈籍甚歲辛卯
吳江張太史損持先生董修郡志撫軍檄贛屬有司邑舉一
人學問淹貫者以脩文獻之諮于是贛縣則黎翎上譚玉書
軍都則邱昭衡曾學鉏會昌則蕭恂眉瑞金則謝樹漢信豐
則君之仲弟雨田也其餘或去或來者無論已惟余數人志
同道合聯爲同堂君雖未與而諸君子皆雅慕君名必欲得
之而後快雨田亦知君之樂從也不待告而登其名于貞堂

之譜次歲入郡皆一見如平生歡君時方三十餘齡惟雨田
策少然二難之名已顯于省會諸郡洋溢于大江南北諸搢
文衡者皆欲得之出于其門歲癸巳雨田祇得副車君再削
遂無意復獻矣乃沉酣詩酒之樂雨田亦閉戶著書窮愁不
顧既而長嗣君養珀補博士弟子員試輒高等其次則培山
也方弱冠即能詩古文詞凡六經子史以及天文地理三教
九流之書無不博覽君患之謂其不專心時藝余謂此君家
千里駒何爲羈紲之使不得飛黃騰達耶盍聽之雍正乙未
培山果以五經入彀次歲選拔貢京師留都肄業壬子中北
國鄉試君亦於是年歲滿歲薦先兩月遇余郡城髭髮雖皓

而精神無異少壯相視而笑爲索子詩文已而匆匆別去今
歲夏五正擬買舟至期與君一晤顧以他事半途遮留不果
然而余心固未嘗不馳驅桃穀間也及得會昌黃生爨蔞書
謂遇養珀于贛述君惓惓于故人不置且趣予贈別之詞竊
謂此一時也珠璣琬琰之章名公鉅卿之作四方之相慕用
而投贈者何限余之黃茅白葦適足形穢耳奚足爲君軒輊
也哉况如君者生平道義之實傳之百世而有餘公之海內
而共見固不待余之喋喋也因序以寄之爲質之雨田以爲
然否

黃永年

字靜山廣昌人進士刑部郎中江南常州知府

黃方水時文序

培山余同年進士同姓齒兄弟居京師相講業爲同道培山以爲艱家居今年秋奉其尊君子岷雪先生所刻文稿而以書屬曰願有序也先生制舉文名海內數十年今刻稿內有永年童而誦之者序何敢辭獨念先生之文當早取上第爲顯人今以明經家食著書而樂道是其有于中者豈曰文之云乎天君子之德業與舉制之業非有二也价召者致主人之辭於宿不可失其意况宣聖人之言以答天子之制科豈丁構昧於其意得其意則不可不有諸已余近讀鄉先進羅文恭舒文節鄒文莊忠介諸君子書彼皆發身制舉其精神

心術無不與洙泗洛閩相憑依者其時士大夫家居講學漸摩之盛列郡之內不但百里一賢前後鬱鬱相望士束髮受學親見先生長者之容貌而旣聞其說其禮義之心勃然而生于中薰蒸陶冶不可以已至今漠然動後人山高水長之思者去我生之世未遠也先生尊甫漁舫先生爲義理之學先生授之于家諭德雷貫一嘗誦言之私意先生樂道之暇以文淑後進與進而之德業者幾何人培山侍養先生之暇得友之賢與士之可共學者又幾何人自古在昔先民有作奚遂今而異于古所云耶先生嘗著章水考臨川李公稱其數千里溪山屈摺尺幅辭簡而意盡余未之見也

趙大鯨

黃一峯詩序

西江自玉茗先生樹幟騷壇而後百餘年來大雅久不作矣
余奉命提衡茲土輶車所至景仰風流爲誦老杜江山故
宅空文藻之句者久之按試虔州得黃子天策淵雅宏麗淹
有衆長予嘗品隲其文有方駕曹劉之日益浸淫於古者深
而卓然成家韓昌黎所謂自樹立不因循者也既拔之貢成
均黃子出其九十九峰試草來請序按信居贛上游多大山
峽谷香山在治東南饒芳草有九十九峰意者扶輿磅礴靈
重峭拔嶽陔層出不竭黃子將呂况其胸懷之卓犖與

文字之瑰奇乎既閱香山賦自注別廼曾大父九維先生嘗
編瀟此山玉茗先生贈詩有云西山鸞鶴起晴煙南浦欣逢
上瀨船怪得異香嘗入夢君家九十九峰前集是以名予雅
愛是詩黃子又爲言先生宿慕匡廬之勝尋白香山草堂遺
址卜築龍湫有醉石爐峰諸集皆玉茗先生所手定謂字句
間有靈氣夫其推尚如此先生之風可想見矣黃子本其家
學肆力於詩蒐以發爲文辭瑰瑋絕特光怪陸離其將嗣醉
石之清塵以溯玉茗一瓣香可知也顧窮愁侘傺嘗以博學
鴻辭之薦待詔金馬門不果用頻年衣食于奔走然即其
屢試邀賞于宗工哲匠如此焉知其終不遇乎益萃厲所學

以俟時而已乾隆七年歲舍壬戌孟陬友生趙大鯨題

溫序 寧都人

黃仙梯詩稿序

詩至今日濫觴極矣上自名公鉅卿下逮文人墨士莫不翹然以作者自命各有詩集版行于世幾于比閭李杜然按其所為詩不過雕繪風雲月露之詞以求工于古人之格律摹擬髣髴而曰若者似漢魏若者似六朝若者似唐宋元明不知詩之至者在乎道性情有真情性然後有真格律晉人云我與我周旋久寧作我也苟徒求其似未得其真是詩自為詩我自為我則亦何取於詩哉予持此論久乃今而得吾友

黃子仙梯之詩若與予言甚有合焉仙梯負瑰異之才姿稟過人而又家多圖史於書無所不窺既以文戰不利抑鬱憤懣若有結于中者故逆逆以其扣塞磊落之思發為詩歌形諸詞曲正如東坡海外嬉笑怒罵皆成文章而一歸于風人之言怨而不怒哀而不傷纏綿悽惋和平可聽庶幾得性情之正者乎予嘗讀歐陽子序梅聖俞集謂詩窮益工顧仙梯年盛富方握三寸管掉鞅名場取携若寄今日之慷慨悲歌安知非天之故遲其遇以工其詩而為異日鼓吹休明之用者歟繇是觀之前乎此者未可謂之不遇自時厥後其遇固未可量然則仙梯豈僅以詩人終耶獨是落拓于予窮愁者

凡二十年而詩卒不工仙梯猥以予為知言出逖歲所著詩
詞數種屬予論定北海胸中乃有豫州予故不辭而樂為之
序讀其詩者當不以鄙言為河漢也夫

薛

馥

維南人進士御史廣東廣南韶道

平菴詩序

前人論文云有學人之文有文人之文其論詩亦云有詩人
之詩有學人之詩且夫詩文之于學豈果二途哉以其學為
詩文而詩文之與不嘗學為詩文而詩文之致不同矣詩言
志也志與學為消息而言肖其間雅頌無論矣彼夫十五國
風謠自學士大夫逮于野人女子類能感時寓物形諸詠
歎又豈嘗顯顯焉排比而刻雕之哉然而其言近指遠發乎
情止乎禮義植名教而防政俗於不敝此無他稟正於天之
命而洽濡於先王之道澤者已深也黃子培山厚于學矣子
與之遊五載矣每一接席必究闡精義發前人所未發所為
古今文辭皆抒其所得而游于彀今積古今體詩十二卷
為其樂昌生徒授梓焉觀其雍容安雅而閎肆淵微嗟乎世
顧得以詩人名此詩乎昔孔門之善詩者賜與商也一論學
而知詩一論詩而知學詩乎學乎一以貫之而沛然矣邵堯
夫謂刪後無詩非無詩也以詩為詩而不知其於學何如也
乾隆十二年丁卯八月上洛薛馥序

書

文天祥字宋瑞廬陵人右丞相信國公文山集

回信豐羅宰子遠書

某年去雙鳧南上落落空出不如燕雀之為有情也大化驅
人作江東客數月爬梳枵腹未見端倪會誤思詔環滂班過
當亡何狼狽而去益疎濶以來居多道路之日出處乖方茲
可為笑杜門息影中高情厚鎮撫之專价持書勞苦臨風馳
感可人天一方信豐山水邑見謂讀書松竹畫影滿簾著吟
人其中所謂予方有公事此豈錢穀吏比耶勿需終更西清
有詔壁第何為者赴新昌且百日高炬馳河未知攸濟惠邀
如天之福寡過多取數矣贛瑞皆佳邑靄靄吉人鼎立崆峒
真一時之盛當路或令舉所知某幸甚有以籍手薄言修布
小附芹心非敢謂報倚筆瞻沂

又

某臘前函書往來庶幾契濶之意年光冉冉驚見雙壁益會
兄季因專紀綱實來仰雖同年長者所以惠綏荒塞皆可感
也某雲卧深山世意落落一起一仆非人為之上天益高匪
怒伊敬敬威念咎安得不効事昔為之助今亦有以救其
不逮乎敢請季困值儒者之窮執事以氣類遇合所以位置
之者寵甚萬間寒士公將溥其施于一時所謂兆足以行也

某為之歛衽新年喜雨燈前報命馳想一方臨紙悃悃

黃大節 再見

為阻冒籍通楊太守書

某木食草衣伏在萬山深處故雖獻歲發春未及逾年修候
歉歉其何言屬者事有關於公議而情之痛切不啻剝膚輒
敢向老公祖鳴之乞垂矜矜啓敝邑四封大不過如股掌其在
蕪屬最稱凋瘵之鄉往者民不謀生安坐而食故田土財賦
蠶食于吉之萬黍者七八即今比屋列廛而市多屬異鄉之
人幾于中分信邑矣所僅僅保全學宮一片地守之甚嚴而
捍之甚力自開國以來二百數十年未嘗容一外籍者攬入

其間蓋不如是則蕞爾信邑名隸於虔而實入於古矣頃因

童人徐謝諸人鑽刺冒考生員曹某等從公屏逐亦修往年
之故事耳特其意氣乖張語言失次觸怒於父母陳令致以

聚眾訕侮申之諸生誠不能無罪然其中亦有可原也臺慈
洞屬優容真天地覆育諸生方日夕望恩以庶幾得及於寬

政其如撫臺批行督學頓革衣巾并究餘黨盡法從重令初
心豈虞至此今亦怵怵不自安矣而况窮治之屬人人自危

士心解體某竊謂苟幸及全諸生是實所以玉成賢令也至
於冒籍一節所關敝邑利害者甚大緣土著式微才力不足

以敵流寓若此端一開其牽朋引類以客乘主而較轆我邑

者何所不至劉石諸胡之亂華金元二虜之傾宋往事固可
鑒矣所恃老公祖在上殿我邦人忍令屬邑陵夷一至此乎
此某既哀鳴而繼之以泣也竣其防以杜其漸北面台慈有
深望焉氣短情蹙不知所云臨楮豈勝悚慄外禁冒籍一冊
伏希留神賜閱

回王承宏書

弟之入山蓋自出承明已決主上不肖而誤錄當事者
尋以不亮而過疆而丈亦復纒纒理髯語豈度中傾蓋之言
並不足信與弟已矣憤且霑矣何行如之矧分藩名省乎天
下正賴有公等在聖詰馳騫庸夫高枕維其時也弟雖愚自

分甚審頭上進賢安得爲甘中丞再彈哉辱惠過腆祖與勞
耶亡當也但屬雅情節也敢不下拜曾見虞起居何如附問
附承宏書契濶云久隼旟過吉以日爲歲知浙中竹馬兒
童馳驅躑躅應不減弟也老丈何以久遲邱中意者敝土
不足辱鞭彌乎頃者青宮誕胤聖政改絃介羽淪潛率思
揚馨振翮矧甘大中丞被召起家臺下用輔車佐之其爲
德於浙豈有量哉斯亦豪傑羸糧策馬之日也弟敢邀吳
山浙水以請伏祈倌人脂轄下悃曷勝拳拳

托吳學官達母知縣不祭鄉賢書

小孫駿奔歸問其主鄉賢爲誰曰先生先生鄉之有道人也

先祖與一二先哲稱榮矣故事縣官往往親職祀事而牲帛等類皆精虔今上惰則下慢致令有豆無實有爵無酒甚者以松之脂代香也可笑哉縣官尊臨境內允應自重惟是國有典縣官親職祀令甲也尊令甲者尊君不者無上且聞里有喪邑大夫必往弔喪者不必顯喪之者不必皆衣冠也弔里喪則躬之鄉之先賢之祭則攝之耶於彼甘自屈於此反驚然不欲屈吁嗟乎不佞何敢知乎先生鄉之有道人也不敢請質先生其謂之何丁祭公家事也例不致趨謝惟先生

錄焉

達母知縣書

浹月以來外議噴噴紫亭書致明公疑僕持縣陰事上之陰道千百人如出一口夫訛言沸必明公蓄疑深蓄疑深則必匿怨甚矣而不知僕無可疑無可怨也是在明公之自反耳嗚噫士君子之誦法聖賢其處心造行要必以正直忠厚為主即不幸而遭構杌饕餮其人目擊叨憤穢毒不堪之行所以處之宜自有道若上之不能明目張膽面折官邪以蘓塗炭之民次之又不能深自茹忍曲為長厚以守居鄉不非大夫之訓徒卷舌搖筆暗撫短長射影含沙以竊幸于一中夫夫也可憎則穿窬可羞則妾婦曾謂人也如僕也者距宥一旦下同此輩之所為哉天理自在人心公道聽之輿論僕原

不欲置辨第先月嘗削一牘蓋發憤于明公之廢禮者以時
方猜劇不得不整爾寢閣須事久宜論定矣而丈夫青天白
日亦何嫌何疑而引避若是輒此略布腹心并以前牘投上
惟明公置之案頭虚心平氣而諦覽之萬一固執疑猜謂僕
言爲亡當也院道具在可從質證願奉明公以往何如僕延
作

又

一之日聞啓聖雙節陽明鄉賢諸祠之祭皆公攝捨攘荒涼
品物半缺僅成兒戲嘗致一箋于文學吳君爲典禮惜也知
吳君不能徑達明公尋欲奏牘又慮衙役滑賊或委其罪於

里排明公素暱左右而魚肉編民者必移怒而筆楚之故隱
不即言也然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率此相沿典禮幾廢尼父
不云乎爾愛其羊我愛其禮矧鄉賢之中吾先公儼然在焉
僕如結舌其如辱我先公多矣若移怒之慮僕亦過計之甚
也夫丁祭大典費有常經里排輸賦在官未嘗逋負至于董
治祭具自有司存原不干涉而條編律令禁用二排正以休
養元元也良法美意在在奉行惟謹歎明公弁髦明憲自下
車以來事無公私一切倚辦於是踐更者當年所費每戶不
下千緡明公獨不思曩聯句見嗤彈丸黑子甚矣奚以堪此
乎此邑屋蕭條而民愈不聊生也詩云小東大東杼軸其空

傳曰烏窮則啄獸窮則攫明公即欲淫刑以逞寧無念及此哉僕不復嗷嗷謹以所致吳君牋次錄左方示持兩舌戒者背面無敢貳語幸明公省察

黃文澍

與葉明府書

信邑差役百十成群一遇簽差鷄犬不寧或奉上憲訪察已告死故旋復充當久爲積蠹之不可解者昨闔邑紳士呈請爲差快宋德等於縣署前擒毆何生潤藻在明庭各加懲責以杜克惡勢所不免何容某等贅詞上請然紳士呈請明庭爲何生必須實証及數日了無發動外間疑明府似欲爲差

役地者某知必無此事然思明庭所慮或謂今責此輩恐致頹民生玩法令或沮不行夫法以治不法不法不禁何以行法是猶主人嗾犬噬盜犬噬路人乃謂吾犬能噬人可以禦盜賞犬而咎路人之呼號可乎丙寅丁卯間官蠹屠儒之事與邑大訟益積成之勢久在此輩所謂犬積噬盜以噬人者自非明庭孰能一破數十年之積弊今明庭懸牌示審四行差隸乃敢揮血盟衆恐前事復見于今是此輩享厚利而官府受謗怨也夫此區區細事非有爭訟何用質對差役明庭之奴隸諸生明庭之子弟也子弟于父母之奴僕豈敢妄行笞叱而子弟爲奴僕操挺撲殺致交訟于父母之前相對庭

階以辨其是非而定其曲折猶為子弟所羞萬一受奴僕之
刃而父母不知其情反咎子弟在賢肖子弟理應隱忍而其
情究屬不堪矧或不肖子弟至于怨懟不愈加父母憂乎彼
奴僕者可以鞭朴任者也有所懲責不即為枉某叨知愛不
敢以私事毫一相干不得不仰陳于明庭者誠不忍前後左
右之人壅于上聞使父母愛子弟之忱恩閒下被抑以報文
章知己之遇而惟明庭可受盡言也乞恕愚狂幸加察焉

信豐縣志卷之十四終 藝文三

信豐縣修城碑記

贛為郡地大而民殷粵嶠咽喉形勢要害唯信豐實居
上流為郡屏障信完則郡益固故重郡尤重信也信有
城周若干里初始增修具詳舊志自明楊萬諸遺巨據
郡以來繼以韓述大任往來蹂躪迭更兵燹未免頽夷
百餘年間世際昇平不驚烽火城之堅圮聽之矣今
聖天子懷保群生於御極之二十四年
命所在城垣並亟修治以為捍衛
詔既下民咸感激奮動於是吾信紳士耆老相率集於令之
庭曰維古有言城以盛民也

天子愛我民故修城以衛民顧衛民而勳
帑金非所以愛我

君請富者捐貲貧者効力以蕝厥事時乃採石於山陶甃于
野董事諸君實心經理諏日鳩工畚築既萃百堵具興
經始首春告成秋杪崇墉屹然山川壯色夫然後郡城
屏障益堅而閭閻之不護尤至億萬年金湯之固也余
忝今是邦既嘉夫趨事慕義之勇尤念

聖天子教養之澤淪浹而周徧故感應之恍若是其神也爰
鐫石為文以垂來緜

乾隆二十五年庚辰冬十月知信豐縣事如臯程化鵬記

信豐縣志續編

藝文志三 序 書

序

林大定教諭

賓興義學序

周禮地官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鄭氏康成箋
興為舉民三事教成鄉大夫舉其賢者能者以飲酒之禮賓
客之既而獻其書於王所謂使民興賢出使長之使民興能
入使治之是也信豐舊隸南楚聲名文物代有偉人若明之
黃太常奮跡於前俞審理黃考功甘中丞繼起於後文章事

業彪炳一時亦越國朝科甲倍增人文蔚起至於今前哲之流風未遠後進之鼓舞易興祇以地居僻壤距會垣千有餘里京師且五千餘里負瑰奇而思觀光者往往以困之艱於遠行不獲大展其志余司鐸斯土歷有年所嘉慶丁巳秋諸君子議設賓興義學余為之倡起而和者莫不歡欣鼓舞勉力贊襄醵泉幣制常產越五載而義學以成於是酌定章程條列善後事宜凡大小試無不伏焉以紓其力以促其裝以振興其志氣洵盛舉也方今聖天子棧樸作人英賢輩出邑諸生尚其顧名思義爭自濯摩講求聖賢之學以應賓興之典將駸駸乎科名日盛庠序增光益徒以就試有資

博取一時之聲譽而已哉爰詳賓興緣起叙其嵯略於篇

程化鵬邑令

一齋課藝序

世之言制藝者其弊有二一則侈談高妙輕描淡寫於題義未見抒發而已自負入王唐瞿薛之室讀者如食螿蟻嚼空螿而已何所得哉一則急於功名專工詞藻衣不附肉肉不附骨譬之千腋之裘著之木偶人身運動焉能靈通甚至矜奇炫異舍康莊而遊詭僻雜以佛老之說泰以後世之事自以為瑰麗淵博不知實畔道之尤者也夫所謂制藝者原本經傳佐以子史規矩出入於唐宋諸大家擇焉而精語焉而

詳題所應有者有之所應無者無之雖清可濃淡不一其家而總不外闡明聖賢之道盡其義蘊而止謝升九邑之名諸生也余初下車挾其已卯薦卷謁余余即異之以老不見售為腕惜後余以簿書倥偬弗克時相接見越五年余將受事豐谿臨行持其所構百餘篇請余為之序余於是得縱觀其所為有品有度有典有則於世俗所謂二弊者無之於古人所謂擇精語詳者有之作者之能事備矣余雖風塵面目不復敢言文章然搦管以來所得於先民之教時時守而勿失欲與海內諸名士相質証者久之今得升九之文不覺為之志愜而意滿嘆解人之當復如是也升九年近七旬以不得志自悲其遇雖然遇不遇豈有定哉在昔西江名家如艾陳諸先生率皆老而得第况我國家作人雅化文運日昌千將之氣豈終沉淪安知非欲老其才以有待耶余於升九有厚望升九其無自頽唐哉

謝肇清

再見

答潘明府書

奉書辱詢政理往復懇切類非今之長人者志士習民風外尤以力除積弊為大任甚盛甚盛夫弊之大者在害民民戴官如父母官撫民如子交相愛而害於何有竊思民受害莫甚於役吏次之丁又次之蓋克役者皆無賴惡少桀黠不

安隴畝之徒內假丁威外倚吏勢肆其饕餮若虎狼然其為民害可勝言哉官一邑者察數丁察數十吏尚恐智力不足乃行一事即藉手於衆虎狼安能分身百億隨虎狼入閭閻乎縣官所以難治實由於此丁擅威福去之可也吏舞文法草之可也而後則去之草之其復克者猶虎狼也官從何而治之昔司馬溫公盡草王介甫新法蘇長公斷斷言雇役之法不可草人謂蘇跋歷中外通曉民情而溫公稍水疆不知溫公所見深蘇所見淺蘇之謀止一時而溫公憂在萬世不可同年而語惜溫公深悉其害而言訥訥然不能舉以曉大蘇遂成疑案今欲治役無他良法惟使民得見官不許從從中壅遏而已行檄集犯聽審定期在十日以內永為例檄行犯集隨判而隨銷之即行審結任後需索吾民不出十日之期則所費有限且枝節不多初情未改訊斷亦易民知十日之必結也又何畏乎役而賄之此法一立而役無所操縱矣其積蠹大猾筋骨皆習鍊之餘有罪法當杖四十而以二十當之使其難受更甚於四十咸知二十之委頓如此也况四十耶乃慄慄乎懼心生而惡念除此嚴刑以懲之也十兄通達治體於古今名人緒論聞之熟矣故參述舊聞不敢以臆說進然信邑之弊有可悉數者他人揣所樂聞不盡以實告清誼切蘭譜迭承手教不敢不直陳之大抵役之害民一在

命案株連官相驗則著名虎差皆乘輿下鄉擇懦而噬凡充手之本家殷實者悉遭其毒一在私押班房凡涉訟者到縣不先厚賄之則擒入班房鎖押有久不得見官面者一在勾串約保買囑平民發人陰私首姦首賭及告白契掌業等詞恐嚇鄉氓訛詐分贓一在用各堡屯差作線索地方偶有路斃及投河自縊小忿互毆等事業經鄉保擒埋族隣處釋不願興訟者屯差飛信與其老帥勒令約保上城呈報因而屯差經于厚賄虎差始得寢事此四端者現今蠹役之大弊夫民非盡無良也不幸而呈報命案亦惟恨其仇家已耳鄉約保正非無馴謹畏罪者也至派守班房赴鄉收租之役皆散

役中之推魯無能為者也今赫赫有名之頭役從而飾弄提掇教導吟唱於其間勢必尤而效之安保他日不報命案則扳累無辜守班房則凌虐罪人乎安保他日約保之無良者不教唆詞訟魚肉鄉隣乎安保他日屯差之黠者不借事生風作弄宸佃且花用既慣虧空官項乎是皆蠹役之貪噬有以啟之也惟其然故民視役若仇敵恨役入骨髓數年後毆差之人不一拒捕之案滋多可知而知也春間清偕二三同人晉謁琴軒自擊申明亭外若輩蹲踞高談揚揚得意旁若無人。不惟勢壓富民恐將來必有凌辱紳士之禍可為寒心懷此欲陳久矣恐未信則以為謗幸辱手示外間衆口洶洶

仁壽縣志卷之四
情形藉以上聞治之之法非奪其權使不得肆許民見官得
訴其情則操縱自如毫無忌憚虎狼之性未可馴也且其串
通胥吏賄賂門丁恣其講張偏能熒惑官聽一經任用深信
不疑昔人所謂如惜支體不肯割截者護役之官比比如是
以十况之明決斷不慮此承下問不覺云云之多伏惟鑒察
肇清再拜

晏善澄

上高進士湖北知縣

周易輯要跋

易冒天下之道廣大悉備變動不居自朱子參邵程兩家之
說而作本義義理象數一以貫之矣然諸儒之說有異乎傳

義而見解極分明者安溪先生恒採之以衷於至當學易者
患其汙濁而失所統宗也仍守本義而棄諸說吾師涓渠闡
家傳易學沉潛反覆十有餘年廼成周易輯要一書滙萃程
朱諸儒之說以註經撮其菁華歸於易簡條理精密融會貫
通而於其說之參差者一以

御纂為斷洵十二篇之要旨也澄受是書而讀之然後知易
之廣大並知易之絜靜精微有如此吾師嘉惠來學豈淺鮮
哉時乾隆四十四年歲在屠維大淵獻受業晏善澄謹跋

及老師宿儒津津以實學為引翼故士多崇經術而古學是
趨自來宗工哲匠操文衡者拔取經古桃江之獲雋為多雖
然不為之提倡恐其久而就衰也不為之獎成恐其後之不
力也是非振興鼓舞於其間其不至漸次而失其舊也幾希
則有謝公鐵崖者虔南知名士也引進後輩汲汲如恐不及
疇昔淵源家學於三代先秦兩漢以來之書無所不讀從山
陰解組歸杜門謝客益從事於經古口吟手披不輟歲癸未
許明府敦請主脩邑志固辭再三不獲已出而就聘既歲事
又以主建考棚書院屬馬暇日談及作興經古事矍然起曰
吾聞古人之治太上變化之其次整齊之其次愧厲之夫變

化整齊非吾濟事也即愧厲亦何敢言其為獎勵之而可於
是邀集同志創立文會不日得二十人人出洋銀二十總計
得洋銀四百節年生息除裡祀

文昌神暨獎賞文生前列餽送舉貢北上費儀外俱存為歲
科兩試生童考取經古者給予花紅之費蓋自是而人知自
奮不敢自居於荒經蔑古之列爭欲以淹雅見長出人頭地
矣昔謝眺有云此子聲名未立應共獎成無惜齒牙餘論彼
齒牙餘論尚足以獎進於人而况嘉賞之豔傳之重之花紅
以誇耀之有不相勸而浸淫於經古者豈情也乎哉我
朝尊經右古積學之士摘藻拔華詭然而蛟龍翔蔚然而虎

鳳躍鏘然而韶鈞鳴皆經古之有以作其氣也以經術為時
文則勃窣理窟所謂文章豈不貴經訓乃菑畬也以古學為
時文則包舉風騷所謂嘗讀古人書謂言古猶今也然則是
會也豈獨獎勵經古哉即以為獎勵時文也可即以為獎勵
時文竝見掇取科名之盛也亦可

